

臺灣本土黑豬產業 在南部六堆地區的傳承與發展*

曾純純、朱有田**

摘 要

日據時期的產業調查指出，臺灣在地的桃園種豬和美濃種豬為早年廣東省系移民由嘉應州攜來；客家人自中國移居臺灣時，也將屬於中國系家豬（*Sus scrofa domestica*）種豬、養豬技術、產業結構一併帶入，在桃園和美濃一帶養殖、生產，逐步擴展，成為臺灣在地豬種。然自 1897 年以後，引進外來種豬與雜交肉豬的高經濟效益誘因，至戰後企業化養豬經營模式的興起，皆造成臺灣在地豬種的飼養頭數逐年銳減，甚至受到外來基因的滲入。1984 年自桃園龍潭和中壢等客家聚落收集的桃園豬，被保種在臺灣省畜產試驗所（即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美濃豬和頂雙溪豬則在 1952 年被認為遭外來種基因滲入而排除在保種族群外。直到 2007 年，國立臺灣大學在屏東縣六堆聚落（主要為內埔、竹田鄉）發現該地區飼養的本土黑豬（飼主主要為客家人），具有與桃園豬不同特徵的粒線體 DNA 序列；另分析微衛星 DNA 多態性（microsatellite polymorphism），也發現與桃園豬有顯著遺傳分化的現象後，猜測是這些黑豬從中國來到臺灣後，因島嶼區隔，加上隔離飼養，在小族群的配種制度下，逐漸分化成具有臺灣本土特色的豬種。

本文以屏東縣內埔鄉毛豬產銷班為個案，藉由臺灣養豬產業的歷史發展過程，探討本土黑豬（能與桃園黑豬遺傳特徵明顯區隔者）和六堆聚落養豬特性，及其文化意涵與產業結構，說明臺灣本土黑豬能在六堆聚落持續飼養的結構性因素。口蹄疫（1997 年）發生前，飼養本土黑豬多被客家人視為傳統農家的副業，係承襲中國傳統「清道夫飼養」之餵水養豬文化。臺灣陸續爆發口蹄疫情後，豬內外銷市場一度全數中斷，養豬產業面臨危機。在遭遭重大衝擊後，內埔鄉客籍農民改變養豬方式，摒棄外來豬種，選育適應在地風土氣候特點的本土黑

* 本文獲客家委員會 2011 年度、2012 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經費補助，又承諸位匿名審查人提供有益看法，特一併致謝。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3 年 3 月 29 日；通過刊登：2013 年 9 月 25 日。

豬，結合傳統與現代的養豬方式，在競爭激烈的豬肉內銷市場中找到利基（Niche），並順利渡過口蹄疫重創、開放豬肉進口及國際穀物價格高漲等嚴峻考驗。因此，以「清道夫飼養」為基礎發展的養豬產業，一方面使傳統的餽水養黑豬之慢食文化再度受到重視，結合資源再利用的概念，兼顧產業與環保；另一方面，則讓臺灣本土黑豬接受保種復育。

關鍵詞：臺灣本土黑豬、清道夫飼養、內埔毛豬產銷班、口蹄疫、養豬產業

- 一、前言
 - 二、田野地點
 - 三、臺灣養豬產業的發展與本土黑豬消長
 - 四、內埔毛豬產銷班的豬農
 - 五、討論與分析
 - 六、結論
-

一、前言

臺灣的在地豬種，據 1915 年¹ 日籍技師岡田寬治之調查所載，有小形長鼻種、大形長鼻種、桃園種（又名龍潭陂種或中櫪種）、瀾濃種、大耳種、頂双溪種、生蕃種；及其他本島種相互間之雜種，具不固定體格。大耳種據聞是中國福建省興化府種母豬交配，散布至基隆頂双溪一帶。² 另據折田猛輔 1922 年的調查，桃園、瀾濃兩種同為廣東省系移民從嘉應州引入，兩者皆本島豬種中最大品種，體型極相似，實屬同種。³ 日人調查的結果均指出，臺灣主要豬種是在清朝時期，由福建和廣東移民將中國系家豬（*Sus scrofa domestica*）豬種攜入繁殖。

日治初期，為改善臺灣在地豬種的生長性能，輸入盤克夏種豬（Berkshire），利用雜交產生優勢，改善性能，但也造成外來種豬基因的滲入。1942 年臺灣在養豬頭數統計中，雜種豬之比例已高達 95.29%。⁴ 在長期受混雜及外來種豬的經濟競爭壓力下，在地豬種漸無人飼養、繁殖。中華民國政

¹ 為求行文一致，本文全文以西元紀年記述。

² 岡田寬治，〈臺灣の養豚事業〉，《中央獸醫會雜誌》28: 5（1915），頁 394-396。

³ 折田猛輔，〈桃園豚に就て〉，《臺灣農事報》193（1922 年 12 月），頁 30-31。

⁴ 蒔田德義，〈台灣在來豚桃園種と Berkshire 種との品種間雜種の育種遺傳學的研究〉（日本：靜岡大學農學部畜產學教室，1965），頁 60-66。

府來臺後，臺灣省畜產試驗所、國營事業臺灣糖業公司（以下簡稱「臺糖」）及私人養豬場開始發展養豬，自國外引進不同品種種豬（如藍瑞斯〔Landrace〕、約克夏〔Yorkshire〕及杜洛克〔Duroc〕），大量繁殖三品種雜交白豬（LYD），並推廣民間養豬戶飼養，⁵ 以發展現代化的養豬業。當國人飲食習慣改變及豬肉外銷市場擴張等因素刺激養豬業蓬勃發展時，臺灣畜養外來種豬與雜交肉豬數量也隨之遽增，在地豬種需求量因此下滑，導致如美濃豬、頂双溪豬等在地豬種遭淘汰棄養，於 1952 年被認為遭外來種基因滲入而排除在保種族群外，桃園豬則在 1987 年正式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納入國家級保種族群；⁶ 由於在桃園客家庄被發現，因此稱為「客家庄的臺灣國寶」。⁷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朱有田副教授及其研究團隊，自 2007 年至 2009 年以分子生物技術研究臺灣本土黑豬（indigenous black pig）遺傳特徵，⁸ 利用粒線體 DNA 核苷酸序列多態性，證實臺灣本土黑豬具有與桃園豬不同之粒線體，為多點來源，主要來源是中國華中及江海豬種。分析 19 個微衛星 DNA 基因座多態性，同時發現屏東縣內埔、竹田鄉幾個特定種豬場的在地黑豬微衛星 DNA，已分化出可與桃園豬及外來豬種區分之遺傳特徵。族群調查顯示，臺灣本土黑豬核心繁殖豬群目前集中在內埔、竹田兩

⁵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農業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1069。

⁶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新化畜產試驗分所（臺灣省畜產試驗所之前身）曾於 1952 年自桃園、美濃、宜蘭等地選購桃園豬、美濃豬、頂双溪豬，進行本地豬種試驗，但於 1963 年全數淘汰。直至 1974 年，臺灣省畜產試驗所自彰化縣北斗種畜場接收桃園豬公豬 2 頭、種母豬 21 頭；又於 1975 年，自桃園縣購入公豬 5 頭、母豬 35 頭；1984 年再引入公豬 12 頭，成為一封閉式族群；臺東種畜繁殖場於 1980 年著手建立蘭嶼豬繁殖種群。桃園豬和蘭嶼豬於 1987 年正式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納入國家級保種種原族群。以上參見張秀鑾、鄒會良、池雙慶，〈品種與遺傳改良〉，收於中國畜牧學會編，《畜牧要覽：養豬篇》（臺北：中國畜牧學會，2001），頁 37-38。

⁷ 溫秀嬌，〈家畜禽種原保存〉，收於溫秀嬌，《大地的饗宴：疼惜臺灣百年的農業成果和文化》（臺中：農世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31。

⁸ 目前在臺灣稱本地種黑豬或本土黑豬，並沒有通用的稱呼，而種豬的命名多以地緣關係命名，本文遂沿用臺大朱有田副教授研究團隊的說法，稱「臺灣本土黑豬」（Taiwan indigenous black pig）。「臺灣本土黑豬」包括桃園豬、蘭嶼豬及已絕跡的頂双溪豬、美濃豬等，本文所論述之「臺灣本土黑豬」係指能與桃園黑豬的遺傳特徵明顯區隔之本土黑豬族群。參見李一泓、吳宗育、黃靜瑩、王旭昌、姜延年、朱有田，〈以微衛星標記鑑定臺灣黑毛豬與桃園豬蘭嶼豬及外來種豬遺傳組成之關係〉，《中國畜牧學會會誌》36 增刊（2007），頁 139。

鄉，為臺灣中北部本土黑豬的種原。在生產模式上，內埔鄉毛豬產銷班大部分班員以生產仔豬為主要生產模式；竹田鄉毛豬產銷班各黑豬飼養場規模差異極大（頭數自 0 至 250 不等），且種原組成複雜多樣。⁹ 因此，本文以內埔毛豬產銷班為例，¹⁰ 探討豬農如何在諸多不利於本土黑豬生產的條件中調整其生產策略，在面對大規模企業養豬的競爭環境下，如何巧妙運用本土黑豬之優勢，將少數臺灣本土種豬的種原保存及利用，並在市場環境不確定和經營成本上漲的不利條件下，降低風險、穩定獲利以維持家計，永續經營。

基本上學者們均認為，臺灣本土黑豬遭到淘汰是受經濟成長、產業結構轉變、飲食習慣改變及市場自由化的影響。換言之，外來豬種引進與合成豬種選育被視為科技進步、技術創新的自然結果，而政府的農業政策始終著重生產效益之提升，並視大規模的標準化生產為降低成本、提高獲利的主要策略。若黑豬畜養並非經濟發展、養豬政策的歷史脈絡所造成之結果，令人質疑的是，為何臺灣南部六堆聚落會出現本土黑豬畜養的現象？究竟是什麼樣的需求使客家人仍持續飼養本土黑豬？什麼樣的歷史、文化、經濟結構脈絡推動此需求的出現？此外，1997 年 3 月 20 日農委會宣布我國為口蹄疫區後，嚴重影響毛豬產業及國內豬肉需求，故本文同時探求口蹄疫是否造成養豬產業發生結構性變動，以及黑豬的需求如何在口蹄疫後持續擴大。

二、田野地點

內埔鄉位於屏東縣治東側，清朝康熙年間始由廣東嘉應州及福建漳州、泉

⁹ 筆者於 2011 年 6 月 9 日參訪臺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朱有田副教授之遺傳研究室，由他回覆筆者問題，並提供“High performance assignment test to discriminate individual from close lineage of Lanyu, its derived lines and breeds, Taiwan indigenous and exotic pigs”與“The genetic origin of Taoyuan pig (*Sus scrofa*) in Taiwan and it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之部分研究成果，以補足專業知識背景的部分。

¹⁰ 筆者於 2010 年 7 月曾指導李芄蒹碩士論文〈六堆客家人與臺灣本土黑豬之文化建構〉一文，該文重點在訪問竹田與內埔鄉曾經養殖黑豬的農民為，就農民的記憶探討黑豬涉及客家人生活的諸般關係，其中包括農作、計四、飲食、生活等不同的面向。筆者於隔年設定內埔毛豬產銷班豬農（其豬場為朱有田教授的採樣對象），訪談的主題是「本土黑豬為何能在屏東六堆地區被刻意保種？」在文獻部分，追溯到日治初期的農業調查，建構本土黑豬產業的發展歷程，並著眼於口蹄疫情發生後，內埔客籍豬農才大量繁殖本土黑豬的事實。

州等地人士相繼移入，開墾闢地。1721年發生朱一貴事件，內埔在六堆客籍義民組織中屬六堆的後堆；清領時期，內埔大部分聚落屬鳳山縣港西下里轄區。日本領臺後，1897年設內埔辨務署，屬鳳山縣；1901年廢縣置廳，內埔隸屬阿猴廳，後改為阿緱廳。¹¹ 1920年施行市街庄制，將內埔區、新東勢區、老埤區及新北勢區內大字新北勢、老北勢合併為內埔庄，後改隸屬高雄州潮州郡內埔庄。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劃歸屏東縣內埔鄉，目前分為23村，客家聚落包括：內埔、內田、興南、義亭、美和、和興、東寧、豐田、振豐、富田、竹圍、東勢、東片、上樹等14村，其餘老埤、中林、龍泉、龍潭、大新、建興、黎明、隘寮、水門等9村為閩南聚落，也有平埔族、高山族及榮民雜居。全鄉面積81.86平方公里，為屏東縣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鄉鎮。¹² 2010年底，內埔鄉總人口數5萬7,955人，總戶數1萬7,739戶。¹³ 另據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的調查，內埔鄉客家人口數約3萬5,000人，占人口比例57.0%。¹⁴

地形方面，內埔鄉位於屏東平原沖積扇扇端湧泉以西地帶，東以潮州斷層與中央山脈南端大武山相隔，海拔大多不超過100公尺，就連平頂山臺地最高處也僅150公尺；¹⁵ 地質為粘板岩，石灰性新沖積土略多於非石灰性老沖積土，¹⁶ 地勢平坦，土壤肥沃。鄉境內最重要的河川有2條，一為與萬巒鄉交界的東港溪，另一為隘寮溪支流龍頸溪，因此地下水源豐沛，得以供應養豬所需的大量用水。另有新東勢圳、三份圳、新莊埤、東圳、西圳、頭埤、二埤等灌溉水渠及多條野溪流經鄉境，¹⁷ 除對農業生產發揮絕大功能，過去農民多沿河岸興建豬舍，大大小小的豬舍分布於河道兩側，便於排放廢水。

¹¹ 黃瓊慧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12。

¹² 林景和，〈後堆內埔鄉農業概述〉，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經濟篇》（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頁38。

¹³ 參見屏東縣政府，〈99年度統計要覽（第61期）〉，下載日期：2013年11月11日，網址：http://www.pthg.gov.tw/tw/PublicInfo_Detail.aspx?s=2128&n=10865。

¹⁴ 楊文山研究主持、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受託，《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引自「廣義客家人數」。

¹⁵ 鍾彬政，〈地理位置和山川地形〉，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自然環境篇》（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頁5-15。

¹⁶ 李啟成，〈土壤與生態〉，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自然環境篇》，頁74。

¹⁷ 林景和，〈後堆內埔鄉農業概述〉，頁38。

氣候方面，內埔鄉地處北回歸線以南，屬臺灣西南部熱帶冬季寡雨氣候區，具冬乾夏濕的熱帶氣候特點；年均溫 24-25°C，最冷月均溫 18°C 以上。受西南季風影響，雨量集中在夏季，年降雨量約 2,000 公厘左右；冬季乾旱，日照充足，因此冬季一期水稻的栽培均賴水庫灌溉。¹⁸ 不論地形、土壤或氣候，均非常適合栽培喜高溫多雨的水稻，其他農作物則以甘藷、大豆、鳳梨、香蕉、甘蔗為主，主要畜產為雞、豬、牛。

日治時期，1923 年潮州郡各庄水稻種植面積與收穫量比較，內埔庄以種植面積 3,681.74 公頃，收穫量 4 萬 8,540 石為最多。¹⁹ 再以 1936 年統計，內埔種植的農作物裡，稻米的生產面積為 3,856.38 公頃，收穫量 5 萬 869 石最多，其他農作物面積依次為甘藷、甘蔗、豆類與芭蕉。畜產數量以雞 2 萬 9,440 隻最多，其次是豬 1 萬 2,858 頭、牛 3,700 頭。²⁰ 毛豬產量與甘藷生產之分布有正面的相互關係，²¹ 由於甘藷為內埔主要作物之一，造就養豬有利環境，勢必影響農民的養豬意願。另據《內埔庄產業大要》分析，1930 年內埔庄耕地總面積為 4,591.57 公頃，其中以水田面積 2,353.01 公頃為多，旱田面積 1,777.85 公頃次之；農業人口 1 萬 7,285 人，占總人口數 84.46%，農家戶數 3,176 戶，占總戶數 84.73%，每戶平均耕地 1.301 公頃，顯示內埔居民務農為主的經濟特質。1926 到 1930 年間，養豬頭數由 9,454 漸增為 9,585 頭，平均每戶養豬數為 3 頭，符合養豬是副業的說法（如表一）。²²

戰後初期，內埔耕地總面積為 4,286 公頃，農業人口 2 萬 6,016 人，農業人口比例占 94.5%，每戶平均耕地 0.95 公頃，²³ 顯見內埔鄉民仍沿襲以往傳統的生活及農耕方式；但隨著臺灣社會轉型，1971 年以後內埔鄉務農人口數有銳減的趨勢。根據屏東縣政府的統計資料，內埔鄉耕地總面積從 1951 年 4,276.19 公

¹⁸ 劉昭民，〈氣候〉，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自然環境篇》，頁 137-193。

¹⁹ 志賀格編，《潮州郡勢要覽》（高雄：志賀格，1924），頁 21。當時潮州郡有潮州、萬巒、竹田、內埔、新埤、枋寮、枋山等 7 庄。

²⁰ 內埔庄役場編，《潮州郡內埔庄勢一覽》（高雄：內埔庄役場，1936），頁 27-31。

²¹ 李登輝，〈臺灣毛豬價格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8:1（1956 年 3 月），頁 205-207。

²² 內埔庄役場編，《內埔庄產業大要》（高雄：內埔庄役場，1931），頁 1-15。

²³ 陳正祥，《臺灣之經濟地理》（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2 種，1950），頁 35、51-52、61-63。

表一 日治中期內埔庄農業人口、耕地面積與養豬頭數變遷表

項目(單位)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總人口(人)	18,908	19,468	19,208	19,620	20,465
農業人口(人)	13,029	13,396	16,955	15,478	17,285
總戶數(戶)	3,579	3,610	3,689	3,705	3,748
農家戶數(戶)	2,780	2,799	3,167	2,908	3,176
每戶耕地面積(公頃)	1.370	1.414	1.251	1.448	1.301
養豬頭數(頭)	9,454	9,273	9,551	9,985	9,585
每戶平均養豬數(%)	3.40	3.30	3.01	3.42	3.01

資料來源：內埔庄役場編，《內埔庄產業大要》，頁1-15。

表二 戰後時期內埔鄉農業人口與耕地面積變遷表

項目(單位)	1951年	1961年	1971年	1981年	1991年	1998年	2004年
總人口(人)	31,009	41,656	56,515	60,601	62,386	62,887	60,867
農業人口(人)	27,884	31,525	36,636	30,663	31,979	25,657	19,906
農業人口占總人口(%)	81.01	75.68	64.83	50.60	51.26	40.80	32.80
農家戶數(戶)	4,810	4,554	4,829	5,118	5,453	4,321	4,333
耕地總面積(公頃)	4,276.19	4,864.29	4,777.99	5,830.29	5,483.27	5,595.32	5,407.43
每戶耕地面積(公頃)	0.891	0.9316	0.989	1.135	1.006	1.245	1.248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編印，《屏東縣統計提要(1950-1999)》，轉引自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經濟篇》，頁40；屏東縣政府，〈93年度統計要覽(第55期)〉，下載日期：2013年11月11日，網址：http://www.pthg.gov.tw/tw/PublicInfo_Detail.aspx?s=653&n=10865。

頃增為2004年的5,407.43公頃，總人口數從1萬9,966人增為6萬867人，但從事農業人口由2萬7,884人降為1萬9,966人，由占總人口數81.01%大幅下降至32.80%（如表二）。²⁴

由於產業型態改變，原有大量農業人口的內埔鄉，靠農務維生的人口大幅減少，同時也反映在農作物種類的消長上。1971年以水稻、大豆、甘藷、鳳梨、香蕉栽培面積最廣；其中，水稻種植面積6,284公頃，卻在1981年減為3,000公頃。因稻米生產過剩，政府於1984年實施第一個六年稻田轉作計畫，內埔鄉在1991年、1997年、2004年的水稻種植面積，分別銳減為227公頃、16公頃、9.6公頃，符合稻田面積因休耕而變動的趨勢。甘藷、大豆、香蕉的種植面積也驟減。過去甘藷為養豬之主要自給飼料，1953年臺糖開始從事大規模

²⁴ 林景和，〈後堆內埔鄉農業概述〉，頁40-41；參見屏東縣政府，〈93年度統計要覽(第55期)〉。

養豬，進行飼料的研究改進，配成完全飼料；民間飼料及養豬業者跟進，後來更從美國輸入玉米、大豆等穀物，取代甘藷的需求量，間接減少甘藷的種植面積和產量。與甘藷相同，大豆的減產亦與養豬產業有密切關係，受國際穀物進口競爭和國內生產成本提高的影響，內埔已不再種植大豆。早年香蕉可外銷日本時，內埔植蕉面積廣大，但陸續面臨青果社弊案、香蕉黃葉病侵害、生產成本提高及菲律賓、中南美洲的激烈競爭，價格時好時壞，1971-2004 年三十年間的種植面積各有起伏。惟芒果、蓮霧及檳榔的栽培面積急速增加，反映因稻米價格偏低，當地農民遂改種經濟效益高的作物，特別是可粗放經營之檳榔，栽培面積相對增加，由 1970 年的 7.8 公頃擴增為 2004 年 2,850.5 公頃，²⁵ 其他作物也漸趨多元化栽培。由此看內埔鄉的農業變遷，從早期栽種糧食作物水稻、雜糧作物大豆、甘藷，逐漸轉變為檳榔、蓮霧等高經濟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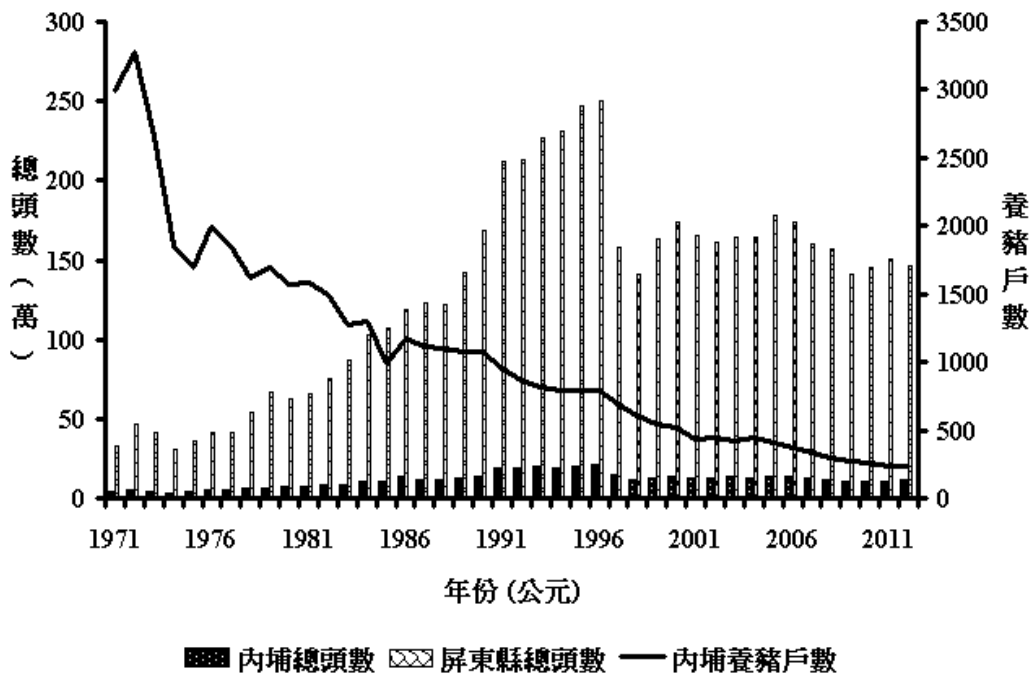
過去，豬是內埔最重要的畜產品，為民眾主要的肉食來源，占整體畜牧業比重最多，故養豬是農村最盛行的副業，並以增加收入和取得有機肥料為主要目的。²⁶ 1953 年內埔的養豬戶數達 4,336 戶，1971 年降為 2,987 戶，1991 年降為 958 戶，2011 年更降至 238 戶；然而，養豬頭數卻隨著養豬農戶減少而增加，乃因每戶平均養豬頭數增加所致，每戶平均養豬頭數從 1961 年的 3.41 頭，擴增到 1981 年的 38.69 頭，2001 年的 267.48 頭，2011 年的 420.33 頭，呈倍數成長。換言之，養豬從家戶副業變成專業養豬，更進一步擴大為企業化方式經營（如圖一）。²⁷ 1955 年時屏東縣的養豬頭數約為 23 萬多，其中內埔占 1 萬 5,873 頭（6.66%），從 1971 到 1997 年口蹄疫發生前，內埔養豬頭數占屏東縣養豬頭數的比率在 6.89%-11.1% 間，與長治鄉、萬丹鄉、高樹鄉同為該縣主要的養豬鄉鎮；而長治有大統畜牧、長治農畜等公司，高樹和萬丹亦不乏規模逾萬頭的企業養豬。

歷來農委會在臺灣地區養豬頭數的調查，除 1951-1973 年曾針對本地豬與海南島豬調查，直到口蹄疫後，才在 2006 年、2007 年及 2010 年調查飼養黑毛

²⁵ 林景和，〈後堆內埔鄉農業概述〉，頁 43-44；屏東縣政府，〈93 年度統計要覽（第 55 期）〉。

²⁶ 戈福江，〈臺灣之豬〉，《臺灣銀行季刊》5:2（1952 年 9 月），頁 50。

²⁷ 鍾文彬，〈畜牧與獸醫〉，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經濟篇》，頁 19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養豬戶數與頭數：鄉鎮別（1971-2011）〉，「畜牧調查統計資料線上查詢系統」，下載日期：2013 年 2 月 15 日，網址：<http://agrapp.coa.gov.tw/AGS>。



圖一 屏東縣內埔鄉歷年養豬戶數與頭數之統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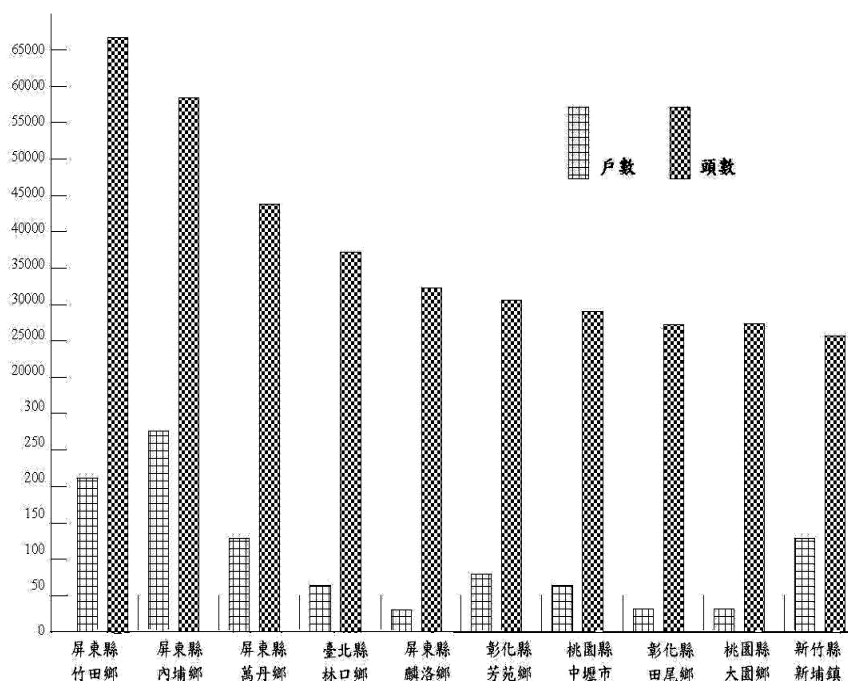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養豬戶數與頭數：鄉鎮別（1971-2011）〉。

豬頭數，²⁸ 屏東縣在戶數與頭數均占臺灣首位。²⁹

其中以 2006 年 11 月底的調查最為詳細，內埔、竹田鄉飼養黑毛豬為主飼養戶與黑毛豬在養頭數，分居臺灣鄉鎮別的首位和次位，如圖二所示。臺灣北部黑毛豬、架子豬最大來源為屏東六堆客家聚落，今本土家豬種原也主要保種於該地區。由此可見，除屏東、彰化外，黑毛豬集中在北部飼養，且主要飼養

²⁸ 農委會進行調查時，凡黑色體表的豬均統稱為「黑毛豬」，這些「黑毛豬」大多並非純種的本土黑豬，而是本土黑豬與紅棕色體表的外來種豬（杜洛克）雜交所生之後代。以上請教臺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遺傳研究室研究團隊，並參見顏念慈，〈本土化黑豬的誕生〉，《農政與農情》100（2000年10月），頁71。通常養豬農戶慣稱的「黑豬」、「白豬」，也是以毛色黑白來區分，並非品種名稱，以下皆同義。

²⁹ 2006年11月底屏東縣黑毛豬戶數1,429，頭數293,158；2007年11月底屏東縣黑毛豬戶數1,401，頭數242,946；2010年11月底屏東縣黑毛豬戶數1,272，頭數255,346。參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5年黑毛豬生產頭數、死亡頭數、供應屠宰頭數及用地面積〉、〈96年各縣市飼養黑毛豬頭數調查（2007年11月底）〉、〈黑毛豬飼養情形（99年11月底）〉，「農業統計資料查詢」，下載日期：2013年2月15日，網址：<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圖二 2006年11月底臺灣飼養黑毛豬前10名之鄉鎮戶數及頭數分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5年11月底飼養黑毛豬10,000頭以上之鄉鎮：以在養頭數排序〉，「農業統計資料查詢」，下載日期：2013年2月15日，網址：<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地區有半數為客家鄉鎮。同為2006年的調查資料，內埔鄉養黑毛豬戶數占總戶數約75%，養黑毛豬頭數占養豬總頭數約44%。在全屏東縣養黑毛豬戶數，內埔鄉占19.31%，養黑毛豬的總頭數，內埔鄉占19.52%。³⁰

為何屏東六堆客家聚落保存本土黑豬族群，且喜好豢養本土黑豬和黑毛豬？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過去在臺灣南部客家人的生活中，豬既是肉類的提供

³⁰ 2006年內埔鄉養豬戶數為370，飼養豬隻90%以上是黑毛豬之戶數為276，占內埔鄉養豬戶數約75%，占屏東縣養黑毛豬戶數之19.31%。該年內埔鄉養豬頭數為130,972，飼養豬隻90%以上是黑毛豬之養豬頭數為57,228，占內埔鄉養豬頭數約44%，占屏東縣養黑毛豬頭數之19.52%，其餘如黑毛豬之生產頭數108,848頭，死亡頭數25,642頭，供應屠宰頭數114,935頭，用地面積129,847平方公尺。以上參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縣95年11月底飼養豬隻90%以上為黑毛豬之養豬戶數及戶數及頭數占所有養豬之比率〉、〈屏東縣95年黑毛豬生產頭數、死亡頭數、供應屠宰頭數及用地面積〉，「農業統計資料查詢」，下載日期：2013年2月15日，網址：<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者，豬與人便形成一互利互惠的關係，意即豬的數量是當地客家人維繫穩定生活的重要指標。「神豬助戰」是一發生在清代初期的傳奇故事，講述來自中國廣東的客家人與來自福建的閩南人紛爭不斷，在一次互鬥事件中，客家人視為土地神的「伯公」，驅使神豬助戰；退敵成功後，大總理將神豬分發各堆飼養。³¹ 該故事流傳至今，使客家人對神豬有一種尊崇的特殊情感；諺語中也可見豬與客家人的關係一斑，例如：「貧窮莫斷豬，富貴莫斷書」。³² 此句本意為勸學，同時也鼓勵窮苦農民，勤勞養豬是生財脫貧之道。此外，「耕田愛畜豬，養子愛讀書」、³³ 「畜子毋讀書，毋當畜大豬」，³⁴ 也是讀書求仕的觀念，意謂若養子不讀書，還不如養頭豬合算。這些俗諺顯示豬與客家人的生活有密切關係，「養豬」與「讀書」同等重要，從當地傳說和俗諺便可了解黑豬在客家民間的普及和地位。1990年，國家級保種計畫下臺灣桃園豬種原，皆由客家聚落引種，可見當時學者已觀察到臺灣本土黑豬與客家文化的密切關係。

三、臺灣養豬產業的發展與本土黑豬消長

1895年日人領臺，隨即積極對臺灣的自然資源展開調查，1898年統計全臺養殖豬頭數為43萬3,674頭，³⁵ 這個數字大致可視為清領末期的養豬頭數。除上述岡田寬治和折田猛輔的調查，1930年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殖產局進行全面農業調查，更證實在臺灣所謂本地豬（本土黑豬），除早期南島民族飼養的品種外，均係中國福建、廣東一帶移民引進。³⁶ 大耳種較多飼養在臺北縣雙溪一帶，原產地為福建福州，繁殖率高為其特點。³⁷ 其他如生蕃種，包括小形長鼻種，具體矮小、強健且晚熟之特性；大形長鼻種較前者略大

³¹ 鍾壬壽主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頁343。

³² 李新男撰述、林茂芳編輯，《美濃客家諺語山歌俚語歇後語》（高雄：美濃鎮公所，2010），頁53。

³³ 曾彩金總編輯，《六堆俗諺語》（屏東：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2008），頁177。

³⁴ 曾彩金總編輯，《六堆俗諺語》，頁161。

³⁵ 臺灣畜產會編，《家畜年末現在頭數》（臺北：該會，1941），頁4-5。

³⁶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產業調查書：畜產の改良獎勵其の一（豚）》（臺北：該局，1930），頁2；加藤浩，〈臺灣の畜産と南方圈〉，收於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18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3），頁134。

³⁷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產業調查書：畜產の改良獎勵其の一（豚）》，頁2-3。

A.



B.



C.



圖三 A 為頂双溪種母豬；B 為美濃種母豬；C 為桃園種母豬

資料來源：李登元，《家畜各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74），下冊，頁 23-24。

而粗野，亦晚熟。生蕃種起源不明，體型和色澤不一，或為野豬之雜種。³⁸ 這些種豬除生蕃種外，源於中國殆無疑義，特別是桃園和美濃兩品種（如圖三），同樣由廣東嘉應州客家移民輸入臺灣，在桃園一帶飼養者，稱桃園種，在高雄美濃一帶飼養者，稱美濃種。由此，除說明臺灣家豬如何從境外移入，也顯示客家人與臺灣本島養豬發展息息相關。

觀察臺灣豬隻飼養頭數和屠宰頭數的變化（如圖四），可分析養豬產業的發展趨勢。1898 年，臺灣豬隻已達 43 萬頭，本地種為臺灣早期養豬之主要品種，並以桃園種最為普遍。由於桃園種適合臺灣的風土、氣候，也是島民嗜食的肉類，產仔數多，體質強健，卻有體軀矮小、皮膚厚、多呈皺襞、骨粗頭大，以及生長緩慢等缺點。總督府於 1897 年引進盤克夏種，供試驗繁殖與本地

³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產業調查書：畜產の改良獎勵其の一（豚）》，頁 3。

種豬作雜交之用；³⁹ 又於 1901 年引進約克夏種豬，也作繁殖和飼養試驗；其中尤以盤克夏種因體型不大，適宜一般家庭飼養，總督府乃撥款獎勵飼養，推動品種改良工作。1912 年公布種公豬管理規則，規定經檢查合格的盤克夏種公豬始可配種，並對本地種公豬實施去勢，導致純種本土豬種數量急劇減少。⁴⁰ 自此，日人將臺灣的豬種簡單區分為本島豚、洋豚及雜種豚三種。⁴¹

日人對臺灣養豬產業的貢獻，除豬種改良，其次為飼料的供應，不但增加甘藷栽培面積，又從中國東北輸入大豆餅，因此養豬數量大增。⁴² 1898 年臺灣養豬總數僅 43 萬 3,674 頭，此後逐年增加，1933 至 1938 年為日治時期養豬最盛時期，養豬頭數維持在 180 萬頭以上；自 1939 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飼料供應困難，豬隻數目逐漸減少（如圖四）；⁴³ 1945 年日本戰敗，養豬頭數減至 57 萬 7,861 頭。⁴⁴ 由於盤克夏純種豬與本地土種母豬雜交之豬隻，具發育迅速、耐熱強健、飼料利用性大、耐粗料、每胎產仔數多、瘦肉與脂肪的比率適當等特點，⁴⁵ 雜種豬逐漸取代臺灣本土黑豬成為優勢豬種。1910 年本島豬占整體養豬數量 99.9%，1939 年降至 4.4%；雜種豬 1910 年占 0.09%，1939 年升為 93.9%（如圖五），⁴⁶ 1942 年更升至 95.29%，⁴⁷ 呈現彼此消長的態勢。

中華民國政府治理臺灣，為求恢復養豬事業，自國外引進藍瑞斯、約克夏、杜洛克、漢布夏（Hampshire）等品種加以研究改良；這些外來種豬的雜交種如 LD、LYD，為國內主要的肉豬品系來源。⁴⁸ 臺糖為增加堆肥供應，同時利

³⁹ 加藤浩，〈臺灣の畜産と南方圖〉，頁 134。

⁴⁰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農業篇〉，頁 1068。

⁴¹ 「本島豚」日人又稱「本地種」、「本土種」、「在來種」；「洋豚」又稱「西洋種」、「洋種」；「雜種豚」簡稱「雜種」。參見臺灣畜產會編，〈家畜年末現在頭數〉，頁 4-5。

⁴² 戈福江，〈臺灣之豬〉，頁 60。

⁴³ 臺灣畜產會編，〈家畜年末現在頭數〉，頁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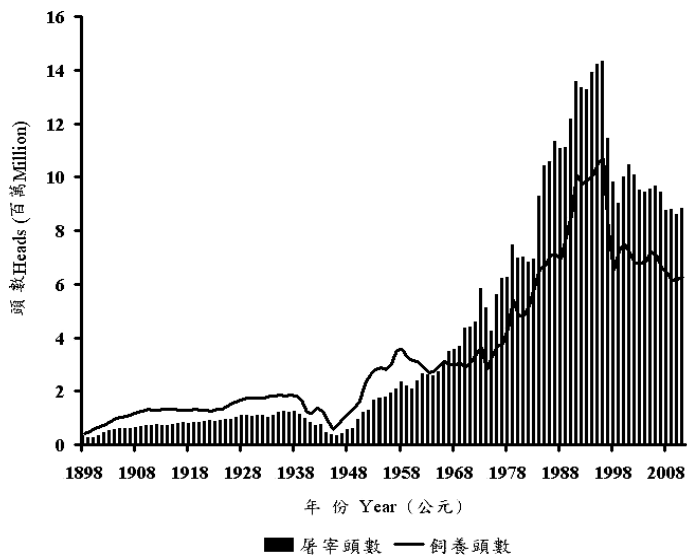
⁴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農業篇〉，頁 1078。

⁴⁵ 戈福江，〈臺灣之豬〉，頁 56。

⁴⁶ 1910 年，本島豚有 130 萬 7,071 頭，洋種豚 60 頭，雜種 1,133 豚，總計 130 萬 8,264 頭；1939 年，本島豚 7 萬 2,839 頭，洋種豚 2 萬 7,760 頭，雜種豚 155 萬 2,611 頭，總計 165 萬 3,210 頭。參見臺灣畜產會編，〈家畜年末現在頭數〉，頁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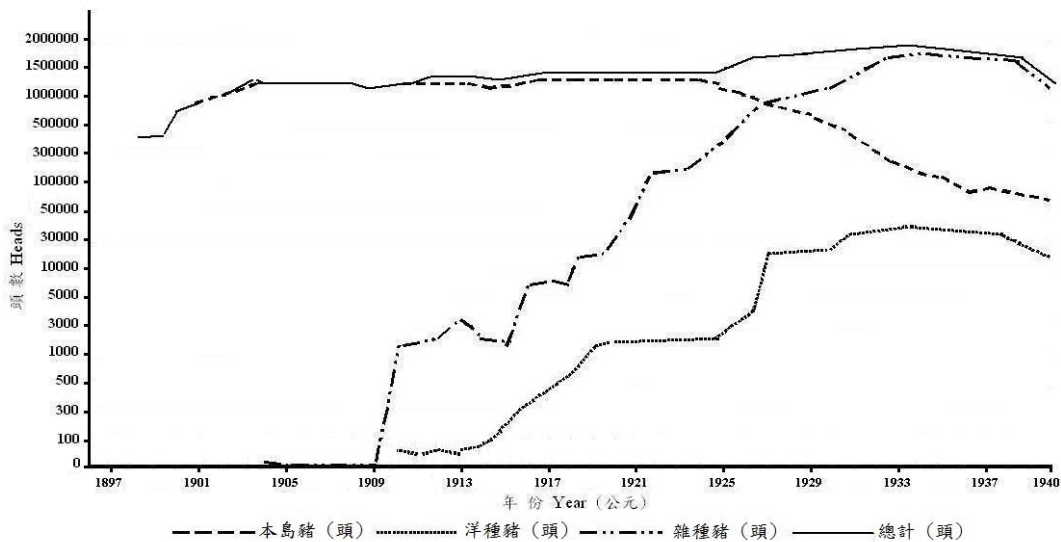
⁴⁷ 蒔田德義，〈台灣在來豚桃園種と Berkshire 種との品種間雜種の育種遺傳學的研究〉，頁 60-66。

⁴⁸ 目前臺灣飼養的豬隻品種，在常見商業用肉豬雜交用品種上，包括藍瑞斯、約克夏、杜洛克等作二品種雜交（L×D）、三品種雜交（L×Y-D），少數使用盤克夏再進行四品種雜交（L×Y-D×B）；在商業用黑毛豬雜交品種上，包括桃園豬、盤克夏、梅山豬、杜洛克等。以上請教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遺傳研究室研究團隊與參見賴永裕、李世昌、黃鈺嘉、吳明哲合編，〈畜產生物品種資源〉（臺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2004），頁 71-72。



圖四 臺灣豬隻飼養頭數（曲線，1898-2011）
和屠宰頭數（直柱，1899-2011）的變化

資料來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農業篇》，頁 1076-108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地區養豬頭數調查報告（1971-2012）〉，「畜牧調查統計資料線上查詢系統」，下載日期：2013 年 2 月 15 日，網址：<http://agrapp.coa.gov.tw/AGS>。



圖五 日治時期臺灣地區養豬頭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灣畜產會編，《家畜年末現在頭數》，頁 4-5。

用閒置土地，於 1952 年開始從事大規模養豬；加上政府輔導民間養豬事業發展，使臺灣養豬頭數超過 200 萬頭。⁴⁹ 這些因素使臺灣在豬隻飼養管理、品種改良、飼料配方、疾病防治等各方面產生很大的變化。1960 年代後，學界、臺糖及民間企業開始研發飼料新配方，以玉米代替甘藷筴，影響臺灣的養豬技術和飼料工業的發展。臺糖為提高養豬效率，更採取分段養豬，實施一貫作業生產，包括從育種到飼養成豬、出售家畜肉品市場，創立大規模養豬模式，也促使民營大養豬場紛紛設立。由於養豬規模逐漸擴大，至 1966 年臺灣養豬頭數已超過 300 萬頭，平均每戶飼養頭數有 4.58 頭；1976 年平均每戶飼養頭數增為 11.15 頭；到了 1981 年更增加至 34.35 頭。此時養豬型態依飼養頭數，可分為四種：農民副業養豬（50 頭以下）、農民現代化養豬（50 至 1,000 頭）、大規模養豬（1,000 至 5,000 頭）、大企業養豬（5,000 頭以上）。⁵⁰ 臺灣養豬業於 1960 年代開始出現結構性的轉變，由於豬隻飼養方法、飼料品質、品種改良均大幅提升，養豬型態逐漸從農家副業轉型為資本和技術密集的企業經營。此時的養豬業，更積極開拓海外市場，1960 年開始外銷冷凍豬肉至日本，1979 年也開拓加工豬肉，外銷美國市場。⁵¹

由於豬肉大量出口日本，臺灣養豬頭數急遽增加，1996 年達到最高峰的 1,069 萬頭；1997 年 3 月爆發口蹄疫情，大批豬隻被迫撲殺，豬肉外銷中斷，使豬價一度大幅下滑，養豬頭數驟跌至 1998 年的 653 萬頭。經政府推動離牧政策及產業結構調整後，養豬頭數於 2000 年回升至 749 萬頭；隨後開放豬肉進口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議題，⁵² 使養豬頭數再度下跌，2003 年銳減為 677 萬頭，經調整後逐漸上升；後又因國際穀價高漲等因素，養豬頭數再次經歷一波下跌；2006 年起至 2012 年，養豬頭數從 709 萬頭逐年降至 600 萬頭（如圖

⁴⁹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臺糖三十年發展史》（臺北：該公司，1976），頁 176。

⁵⁰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農業篇》，頁 1069-1072。

⁵¹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農業篇》，頁 1084-1085。

⁵² 2002 年臺灣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f Organization，簡稱 WTO）第 144 個會員國，依據加入後各項畜禽產品之減讓承諾，腰腹骨肉、豬雜碎、液態乳、雞肉及部分禽雜等項產品，得以關稅配額（TRQ）方式進口。在該等畜禽產品逐年提高進口配額量並降低進口關稅的情況下，對我國相關產業造成衝擊，尤以養豬產業之影響較為深遠，參見呂秀英，〈超級市場影響消費者購買黑豬肉之因素分析與相關性檢定〉，《臺灣銀行季刊》61: 1（2010 年 3 月），頁 131。

四)。⁵³ 綜觀臺灣整體養豬頭數，因出口而增加，因口蹄疫、加入 WTO、穀價上漲（成本增加）而減少。

擴大養豬規模和促進豬肉外銷，使臺灣養豬業進入輝煌時期，然而豬隻大量的排泄物也對河川造成嚴重污染，影響河川生態環境，環境保護意識逐漸受到重視。1983 年公布的「水污染防治法」，將畜牧業列入管理；1987 年公告放流水標準，清楚明訂各階段養豬業者應遵守管理規則；1991 年核定實施「養豬政策調整方案」，依各地區狀況限制養豬場的飼養規模，並逐年減少養豬頭數，減少養豬污染，以自給自足為目標。除了口蹄疫情的衝擊，還有污染防治和環保政策要求，加上自由貿易與開放進口的影響，許多豬農不堪虧損，退出養豬事業。

自企業化養豬經營模式興起，三品種雜交白豬的高經濟效益生產制度，使前述臺灣本土豬種飼養頭數逐年減少且不受重視，只有桃園豬和蘭嶼豬被納入國家級保種種原族群；⁵⁴ 美濃豬由於遭外來豬種基因滲入，繼而發生口蹄疫、離牧政策及位於美濃水庫保護區內，美濃地區已少有具規模的客家族群繼續豢養臺灣本土豬種；頂双溪（位於基隆與宜蘭縣界）豬，也因外來豬種基因滲入而遭保種種原排除。為迎合消費市場需求，養豬場持續進行不同品種間雜交選育計畫，希望培育出迎合大眾消費口感且繁殖率高、生長期短的豬隻。然而，一味藉引種和雜交育種提高利潤，卻在無形中使臺灣本土豬種種原逐漸消失，導致物種遭外來物種基因滲入或淘汰，面臨即將滅絕的窘境。

四、內埔毛豬產銷班的豬農

屏東縣內埔鄉毛豬產銷班有 3 班，為豬農自願組成的生產合作組織，第一班由臺灣省農會輔導，其餘則由內埔鄉農會指導；第一、二班以生產毛豬為主，第三班以專養母豬、出售仔豬的經營方式，保有並利用本土黑豬種原為其重要資源。第三班成立之初，規定需飼養 500 頭以上養豬戶才能組班，每班以

⁵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地區養豬頭數調查報告（1971-2012）〉。

⁵⁴ 張秀鑾、鄒會良、池雙慶，〈品種與遺傳改良〉，頁 36-38。

20 戶為原則，惟內埔鄉飼養黑毛豬戶數不足，只好召集屏東市、長治鄉等地閩籍豬農加入，但絕大多數班員仍為內埔鄉飼養黑毛豬的客籍豬農；⁵⁵ 該班每兩個月定期聚會，交流飼養經驗。一般小規模豬農因產量未達經濟規模，多透過產銷班辦理的共同運銷，集中運至肉品市場拍賣；但第三班基於合作運銷易牽涉利益糾紛，僅協助豬農依據自家生產條件選擇合適的產銷通路，⁵⁶ 避除中間商人剝削，豬農仍個別生產、個別運銷。由於政策性補助不多，產銷班的作用在於協助豬農聯絡感情、凝聚共識、交換意見、觀摩同業。本文為了解養豬業者的經營模式，事先擬訂問卷和調查票，前往養豬場進行實地訪視並記錄豬群調查，訪查對象為內埔毛豬產銷班第三班全體成員，參酌第一、二班已改養黑毛豬的部分養豬戶。本節敘述重點在於本土黑豬為何能在屏東六堆地區被刻意保種？

實地調查養豬頭數時，將各種豬屬性區分為種豬（分為種公豬、成熟種母豬、種女豬三種）及肉豬（分為哺乳小豬、肉小豬、肉中豬、肉大豬四種）。⁵⁷ 內埔養豬業大致可分為三種型態，仔豬場是將小豬養至約兩個月大時轉賣給肉豬場；肉豬場自仔豬場購入小豬，將其養大後出售；一貫場則飼養種公豬、種母豬，自行培育仔豬，加肥至肉豬出售。當地養豬戶多預留或購入種母豬飼養，以生產離乳仔豬或架子豬為目的；離乳仔豬約為 4 週齡，架子豬指離乳後 30-60 天左右、約 2-3 月齡，或指稱體重在 25-50 公斤左右的豬隻，⁵⁸ 約為肉小豬或肉中豬的階段。受訪者大多經營這類的仔豬場。如阿興伯年逾 70 歲，⁵⁹ 一人飼養 20-30 頭種母豬，維持農民副業養豬型態；若藉助機械自動化，一人可飼養 5-6 百頭豬，一般夫妻兩人的勞力可養豬 8 百頭左右，便得擴大成現代化

⁵⁵ 2012 年屏東縣內埔地區農會毛豬產銷第三班班員名冊，內埔鄉 20 名，竹田鄉 7 名，麟洛鄉 3 名，屏東市、長治鄉、萬巒鄉、新埤鄉、佳冬鄉各 1 名，合計 35 名。

⁵⁶ 第三班謝班長曾於任內推動「仔豬交易平臺」，以免聽任豬販殺價倒帳。

⁵⁷ 成熟種母豬與種女豬的區別在於是否有配種或生產過仔豬者，60 公斤以上且未配種者為種女豬，60 公斤以下則列為肉豬；哺乳小豬指尚在哺乳階段之小豬；肉豬未滿 30 公斤為肉小豬，30-60 公斤為肉中豬，60 公斤以上是肉大豬，參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地區養豬頭數調查報告（1971-2012）〉。

⁵⁸ 運送到肉品市場拍賣的肉豬，是以公斤（kg）計算，一般民間販售仔豬或架子豬，則以臺斤計算，如內埔當地賣給豬販的豬，就分成離乳、20-25 斤（或稱小胚仔）、25-30 斤（或稱大胚仔），以及 35 斤-50、60 斤者（或稱大哥大），超過 35 斤以上就用磅秤，以公斤（kg）等單位表示重量。賣豬的體重大小，則看北部桃、竹、苗肉豬場的需求。

⁵⁹ 本文為保護當事人隱私，均以簡稱標示。

養豬場。此外，也有接受政府推行的異地飼養政策⁶⁰者，曾班長和謝班長分別經營仔豬場和肉豬場，都是近幾年才成立的。只有溫班長是一貫場、養豬頭數逾 1,500 頭的大規模養豬場，此種經營方式最能控制生產成本，資金充裕的豬農或企業養豬均採行之。第三班未見專營肉豬場，即蒐購架子豬進行短期加肥、出售謀利者。由於飼養本土黑豬，加肥期較其他豬種長，⁶¹若以飼料餵食，將大幅增加生產成本，其次，肉豬業者必須具備相當專業的養豬知識與技術，加上當地由來已久的南豬北運，仔豬大多由豬販從南部運至桃、竹、苗境內的肉豬養殖業者。⁶²而屏東縣肉品市場自 1990 年才開業，其他屠宰加工廠均由大企業養豬場或食品公司兼營，最近的是鳳山區肉品市場旗山分場，農民若要進行肉豬交易，尚須負擔自行運銷的成本。⁶³

1970 年代，隨著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越來越多的農村子弟到都市發展，農村人口外流，或轉往非農部門；但在大都市發展不如預期，或對新環境適應不良，或因工廠移至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生產，或公司薪水難以維持家計，也有退休再回鄉種田者，於 1990 年前後陸續返鄉承繼家業。剛開始仍為傳統小農經濟式、以農耕加上養豬等副業，農田多種植成本低、勞動力需求少、且利潤高的檳榔樹；當時政府推廣外來種豬的雜交肉豬，農戶大都飼養這種俗稱「白豬」的豬種；即使大規模飼養白豬時，客家人餵水養黑豬的習慣仍

⁶⁰ 由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的 Delbert Linn Harris 博士，於 1990 年代提出的新多地式豬隻生產系統（Multi-Site Pig Production），其方法是將不同生長階段的豬隻，如母豬與哺乳豬、保育豬及肉豬，以異地、分齡及批次的多地式飼養模式進行飼養。此方式大幅降低豬隻感染繁殖與呼吸道症候群的死亡率。參見 Delbert Linn Harris, *Multi-site Pig Production*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⁶¹ 在臺灣地區，俗稱的土黑豬為桃園豬血統比例較高者，其養殖期間約 1-2 年；俗稱的大黑豬為外來種豬（杜洛克或盤克夏）血統比例高者，大黑豬和外來豬種養殖約 6-7 個月。以上請教臺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遺傳研究室研究團隊。

⁶² 溫班長指出，臺灣北部冬天的氣候較濕冷，而剛出生的仔豬因體脂肪占身體比例小，耐不住寒冷，育成率低。內埔有氣候上的優勢，因此北部肉豬場多依賴南部仔豬場供應，溫家過去飼養的架子豬（約 30 斤）便出售到苗栗一帶。由於臨近大臺北都會地區，家戶產生的一般廚餘隨經濟快速發展急遽增加，足以供應將架子豬養成肉豬，並就近在當地屠宰場直接代宰，豬肉可充分供應大臺北地區的市場，形成區域專業化的現象。

⁶³ 內埔地區毛豬產銷班未見專營黑豬肉豬場，除南豬北運的運銷制度，黑豬肉主要消費市場集中在北、中部，南部習慣吃黑豬肉及專賣黑豬肉的地點反而均偏少，參見呂秀英，〈超級市場影響消費者購買黑豬肉之因素分析與相關性檢定〉，頁 130。溫班長過去曾將黑豬運到旗山分場拍賣，但價格偏低，甚至乏人問津，之後他便專心經營苗栗肉品市場的通路。

未消失。⁶⁴ 也有人返鄉後即全心全意飼養黑豬，例如阿鴻哥在 1993 年回家當農夫時，鑑於當年黑豬價格平穩，波動很小；⁶⁵ 且父母的建議是白豬體型大，飼料吃得多，較難管理，⁶⁶ 生產 4-5 胎的種母豬就要淘汰，不如黑豬一年可生 2 胎，生產 7-8 胎以後才會淘汰。謝班長畢業於某技術學院水產養殖系，學以致用，在養鰻場擔任場長，後養鰻業者移轉到大陸發展，他觀察到臺灣北部的黑豬產業日益發達，於 1992 年嘗試擴充父親的東寶牧場，走向黑豬飼養企業化。1997 年臺灣爆發口蹄疫疫情，各大小養豬場均受波及，在內埔一地，感染的白豬立刻被撲殺，未感染的白豬場大部分也停養二、三年；受到豬價滑落影響，每百公斤的毛豬價格跌到 3,581 元，內埔養豬頭數降到 20 萬頭，後年更降至 10 萬頭。黑豬場（主要飼養本土黑豬與其雜交黑毛豬）反而沒有被波及，毋需停養；但據阿鴻哥表示，當時黑豬的豬價也大不如前，30 斤的架子豬只值 800 元，幸好支撐幾個月就渡過了。在這段歷程中，出身客家庄的部分農戶便評估黑豬較白豬不易罹病，⁶⁷ 以其獨到眼光和從小家中養豬的經驗，在內埔地區重新養豬，整理廢棄豬舍，思索轉型方向，認為老一輩養殖的本土黑豬體型小，能耐粗食，繁殖力強，生長速度較慢，但抗病力強，加上價格平穩，紛紛嘗試改養本土黑豬。在口蹄疫後才投入養豬產業者，更鑑於臺灣毛豬產業喪失外銷市場，導致豬價低迷的情況，一開始便決定飼養黑豬。

至於本土黑豬種原的來源，若為口蹄疫前即飼養黑豬的農民，豬場豢養的黑豬，通常是父傳子代代留下的種豬。謝班長表示，牧場裡的黑豬種原是早年

⁶⁴ 鍾博指出，臺灣地區現代化的大型養豬場成為主力時，但幾頭、十餘頭的副業仍未消失，參見鍾博，〈臺灣地區養豬的過去與現況〉，收於臺灣養豬科學研究所編，《第一屆亞太地區華語養豬研討會專輯》（苗栗：該所，1994），頁 1。

⁶⁵ 歷來在北部的傳統市場都買得到黑豬肉，特別是桃園豬於 1987 年被畜產試驗所種原保存及混血繁殖利用，因此若到菜市場購買新鮮黑豬肉，大概都是桃園種和外來種豬，如杜洛克豬或盤客夏豬雜交的第二代肉豬，只是養殖的數量不多，市場供應並不充裕。

⁶⁶ 白豬不好養，其他受訪者有類似的說法，特別是在口蹄疫之前就飼養黑豬的農民表示，過去盛行飼養白豬時，也試養過一些，但白豬個性容易不安，較不愛乾淨、會玩得全身髒兮兮的，人跟豬住在一起，都會有味道，就不養了，後來就一直養黑豬。

⁶⁷ 本土黑豬抗病性較佳的說法，未經實驗室檢驗證實。謝班長曾私下表示：「不覺得黑豬的抗體會比較好，尤其在集約飼養的時候，當然可能會對一些特定性的病毒有抵抗力，因為牠是一種比較屬於在地性的物種，像口蹄疫這種病毒性的問題，可能會比較……，我的經驗啦，會比較有抗病力。」溫班長的實際經驗指出：「小豬怕吹風，體型小，身體弱，架子豬就比較好養，可以運到苗栗、西螺再繼續養大。……種母豬，毛病多，體型差，不好養，生長慢」。

父母繁殖在地豬種的後裔，再進行選種培育，從後裔表現鑑定豬隻優劣，然後從中挑選理想豬隻，留作種用繁殖。若作為肉用黑毛豬，繁殖的過程是以紅色杜洛克豬為終端公豬，⁶⁸ 在養殖起步階段，仍利用鄰近豬場的種公豬，以俗稱「牽豬哥」的方式進行配種，後來改採人工受精，向配種站購買公豬精液來受精。⁶⁹ 謝班長重視的繁殖性狀為產仔多、母性好、乳汁分泌多的母豬，生長性狀講究骨架粗壯、頭大、鼻短、脖頸長、肩寬、體長、身高、肚深、耳及尾下垂。養豬戶便靠這套「辨視法」，保留完美型的本土黑豬。口蹄疫後才改養黑豬的農民，通常是向本庄的養豬人家或豬販購買五、六頭黑豬，也有人到美濃蒐購本土豬種，自行繁殖培育，繁衍至今。阿鴻哥表示，父母傳下來的種母豬，約生 5-6 胎後便要淘汰，此時會到臨近豬場尋找種公豬自然交配，再生下種母豬，繼續繁衍。有豬販來抓豬時，會向豬農推薦哪家豬場的豬隻體型美、換肉率較好；豬農也會主動洽購幾頭，以改善自家豬場的體型和性狀。因此，豬農都有一套選豬的標準，阿鴻哥的擇別標準為身形長、腳要高、耳朵大而下垂、臉皺巴巴的；溫班長強調豬的外觀特徵為耳朵下垂、臉皺摺、背下凹及腹部皺摺；此外尚有重視生產效率和產量者。這些標準有的來自父母的口耳相傳，有的來自長年養豬的經驗，有的則是在產銷班彼此交換的心得。因為這套標準，當地豬農只青睞在地的本土黑豬豬種，並未改養桃園豬豬種。

大約在 1950、1960 年代，內埔鄉幾乎家家都在後院豬圈飼養幾頭豬，為農民在農耕後利用剩餘勞力飼養；養豬地方大多為住家後院，或三合院後排的房間；養豬食料大多為甘藷葉、甘藷、野藤、剩菜殘羹。這些豬隻生長在農家一角，默默地將剩餘的食物轉成肥料，⁷⁰ 養大後出售更可補貼家用。阿金哥表示，他的叔伯祖父輩均維持餵水養豬的習慣，直到他們老去後便無人傳承。據當地豬農指稱，目前經營仔豬場者，是以一般商用飼料餵食，只有肉豬要增肥

⁶⁸ 已完成新品種命名登記的「畜試黑豬一號」，其血統組成為 25%桃園豬，75%杜洛克豬。而內埔一帶的豬農，是以本土黑豬為種原（父母均為本土黑豬），再以杜洛克豬為終端公豬配種繁殖、育成的肉豬，其生長性能快，瘦肉率高；未來若本土黑豬的族群量增加，並有市場需求時，應可生產本土黑豬互相配種繁殖成的肉豬。臺大朱有田副教授口述，2011 年 6 月 9 日，於臺北。

⁶⁹ 養豬戶以未經檢定的母黑豬作為種畜，遺傳形質比日治時期更為複雜，導致豬群整齊度差。

⁷⁰ 過去客家人利用豬糞尿，並不是直接施入田中，而是在豬舍旁挖個池子，使豬剛排出的糞液流入其中，放置少則 3-5 日、長則數週，才將發酵後的豬糞尿挑到田間施肥，以促進作物生長。

時，為考量成本，才大量餵食廚餘。阿興伯表示，只有懷孕的種母豬和離乳後卻還沒賣出的小豬才會吃飼料；當地豬農解釋，因懷孕的母豬吃餵水，生下的仔豬容易下痢，導致育成率不佳。阿興伯專賣剛離乳的小豬，約 30 斤重，為節省飼料支出，他仍維持傳統農家副業養豬的生產模式，利用家庭剩餘的食物和閒暇勞動力，不需僱工或花錢購買廚餘、薪柴，也不需要太多的投資和較特殊的技術。而青壯輩的豬農經營仔豬場，逐步轉化為飼料餵豬和人工受精，由於飼養規模不大，以夫妻兩人的勞動力，餵食飼料其實是最不必擔心家戶勞力不足的問題。過去餵豬吃袋裝飼料，較昂貴，成分也不清，部分豬農於是改用自配飼料方式餵養，自行購入玉米粉、油脂、麩皮、豆粉、磷、鈣、塩、魚粉……等原料，混合後餵食豬隻。⁷¹ 阿鴻哥表示，玉米是養豬的主要穀物，從 3.24 元/公斤漲到 13.56 元/公斤（+318.52%），⁷² 一天需餵食 2 次，他的豬場販賣 30-35 斤的架子豬，平均售價為 2,250 元，實在不敷成本。因此他也以青刈牧草為粗飼料，一週餵食 2 次，同時利用家裡三餐的殘羹飯菜、農田副產品配合，後來則是每天收集鄰近國小營養午餐的餵水，由於來源單純，不再高溫煮沸，直接餵食懷孕前的母豬，這是與傳統餵水餵豬較不同之處。這些豬農飼養黑豬已現代化，大都餵以乾飼料，但種母豬至少需飼養 1 年，才可人工受精，且懷孕期達 4 個月，為節省成本，只好延續父母輩餵水養豬的習慣。部分種母豬吃廚餘，在分娩前一個月，除了廚餘還要添加飼料；分娩的種母豬只吃飼料；仔豬剛離乳約一個月內，也不吃廚餘，一個月後體型較大，再餵廚餘，並添加飼料。⁷³ 也有仔豬場全程餵食飼料，如阿金哥的朋友曾提供他自家菜園種植的甘藷葉作飼料，但豬糞尿流到「固液分離機」分離時，會造成纖維渣滓堵塞的問題，一再清理，不勝其煩，只好婉拒朋友的美意。但飼料成本高漲，養豬環境不如從前，也是阿金哥養豬最傷腦筋的地方。

⁷¹ 內埔地區一般供給本土黑豬所需的混和飼料分為：懷孕期母豬飼料、哺乳期母豬飼料、哺乳後母豬飼料及仔豬吃的人工乳。袋裝的混合飼料方便但價格較昂貴，有的豬農為節省成本，會以自配飼料與現成混和飼料搭配使用。

⁷² 〈飼料玉米價格 飆漲逾倍〉，《飼料營養雜誌》6（2007），頁 108。參見「茂群峪畜牧網」，下載日期：2013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www.miobuffer.com.tw/fnm/199606/14.htm>。

⁷³ 溫班長表示：「因為斷奶後，小豬的胃腸吸收力不好，如果馬上用廚餘餵食，小豬會受不了，會拉肚子。小豬要餵廚餘，必需先混合飼料去餵食，要餵到胃腸受得了了，廚餘才慢慢地增加，飼料慢慢地減少。」直到架子豬完全適應後才採全廚餘餵豬。

內埔地區黑豬產業的變動率不高，誠如溫班長經營一貫場需具備相當土地面積、硬體設施、資金、防疫知能及飼養技術等多項條件，致新養豬戶不易加入。溫班長的一貫場，大門一進去是一長方形廣場，可供載豬的大卡車迴旋，廣場左右兩側聳立著飼料高塔，左、右側各有一棟近兩層樓高的鐵皮屋，廣場正前方則為三棟混凝土或磚造的豬舍。車庫後方為化糞池，豬舍的污水處理流程是將豬隻排放的糞尿等廢水，採固態分離、厭氧處理、好氧處理等三段式污水處理方式，將污水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為貯存和蒸煮廚餘，左側鐵皮屋內設有幾個蒸煮槽，為水泥材質；還有兩個大型鍋爐，一是燃油的，一是燒柴的，原先以燃油鍋爐產生蒸汽，再加熱蒸煮槽內廚餘，但油價不斷上漲，溫班長只好再安裝一個燒柴的鍋爐，供平日使用，除非連續下大雨或刮颱風，導致柴火潮濕，以及人手不足忙不過來時，才會燒油，這樣一個月最起碼節省幾萬元的油費。⁷⁴ 爐口前堆放大批房屋拆除後的廢棄物，作為鍋爐加熱蒸煮的免費材料。在一貫場裡，只有待產的種母豬和剛離乳的小豬吃飼料，其中會加入大量的清水，這是為育種考量，顧及營養均衡。肉豬的飼料有甘藷、廚餘、豆渣、酒粕等。甘藷是被食品加工廠挑剩的次級品，廚餘是附近軍隊吃剩的菜飯；溫班長還會到冷凍廠運載廢棄的雞骨頭、雞頭，啤酒廠廢棄的酒粕；通常只要豬場願意派車、派人運載，這些物品大多可免費取得，或要價極為低廉。⁷⁵ 這些東西必須全部放入鍋爐煮熟，主因廚餘來源複雜，需經高溫消毒。溫班長指出，飼料價格持續上揚，以常用飼料玉米為例，他在 1982 年豢養白豬時，一公斤 4 元，每月豬場的飼料費約達 50-60 萬元之譜；目前玉米為一公斤 11 元，上漲約 3 倍，以此推算，現在以餵水飼養黑豬，每月至少省下 150-180 萬元的飼料費。曾班長也指出，過去玉米一公斤 3 元時，只要將 100 公斤重的肉豬賣得 4,000 元就算賺錢，現在至少要賣到 6,800 元才算不賠。近年來，國際穀價上漲，使飼料成本一再調漲，養豬成本連帶不斷上升，唯有減少浪費飼料，才能提高生產效益，餵水便成為飼養肉豬的主要飼料來源。

⁷⁴ 曾班長就是安裝燃油蒸汽鍋爐，煮食一次約需 2,000 元油錢，他節省成本的做法是，三天煮 1 次餵水，一天餵食 2 次，每隻肉豬每天約消耗 5-10 公斤餵水，因餵水的水分較多，不像乾飼料。

⁷⁵ 謝班長利用岳父家的田地種植甘藷，定時到岳父家載運甘藷及藤蔓，還有鱈魚工廠加工後廢棄的魚頭和魚骨、啤酒廠的啤酒酵母，與廚餘混合煮熟。

推動異地飼養的曾班長和謝班長均為農業相關科系畢業，也都繼承父親頗具規模的豬場，⁷⁶ 他們兼具理論與實務，更依靠後來自己摸索的經驗，再時常請教當地獸醫或動物藥品行，充實豬隻疾病和用藥知識。其次，他們特別積極投入技術改良或投資設備的學習創新；如謝班長非常重視豬場管理，維持飼場清潔並做好隔離防護措施，進入參觀者，一定更換工作靴，豬場紀錄完整，管理得當，沒有異味。他們也裝置一套和溫班長豬場相同的鍋爐，廚餘經高壓蒸煮和粉碎等消毒手續後，再供豬隻食用，並以餵水為主要飼料來源。配合政府推行異地飼養，擁有第二個豬場，將自家生產的架子豬育成肥豬，不但解決容積率問題，也切斷疾病傳染、提高育成率。購地增加豬舍的經濟投資，更反映在養豬頭數的增加；如曾班長增養肉豬 800 頭，謝班長還創設黑豬肉棧，賣起自家農場生產的黑豬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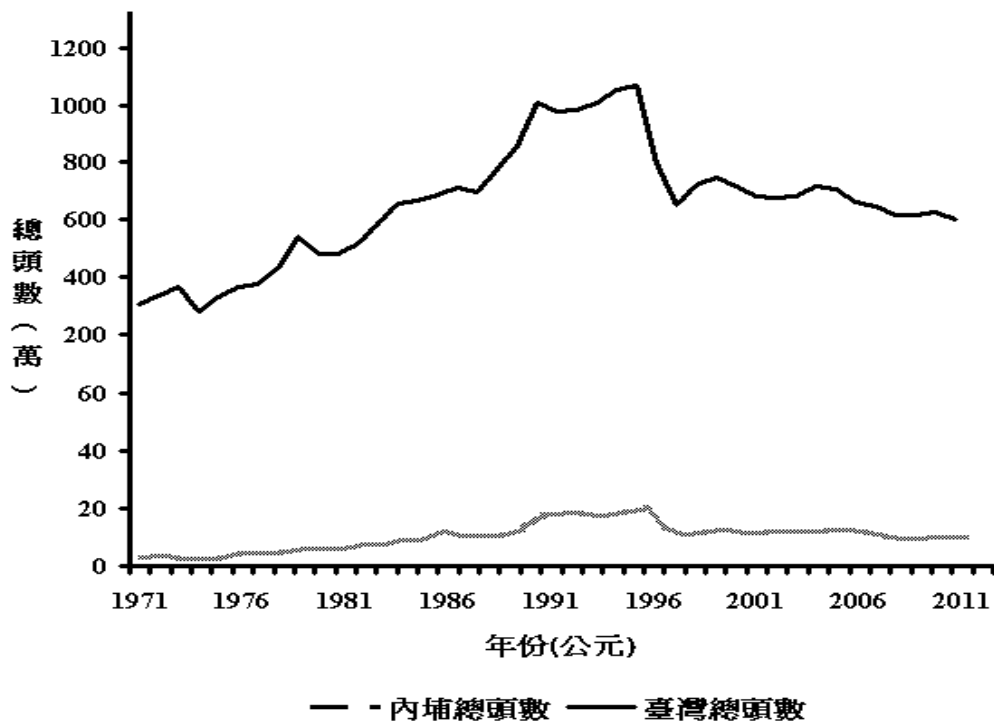
屏東六堆地區豬農堅持飼養本土黑豬的原因，除飼養觀念外，還有黑毛豬價格平穩，賠本機會較少；溫班長表示，黑毛豬的牌價比白豬多 600 碼，景況好時還可多到 1,800 碼，例如白豬的牌價是 6,000 元，黑毛豬可賣到 7,500 以上至 7,800，便多了 1,500 碼。謝班長分析，依照過去的市場走勢，白豬行情極易受市場波動，一下很低，一下很高，也會掉到非常低；黑豬行情走勢較平穩，內埔（六堆地區）黑豬養豬場因長期獲利穩定而呈增加趨勢，臨近農戶看到有利可圖也競相增養。六堆地區遵循以廚餘和農副產品低成本的養豬思想，加上本土黑豬耐粗食、抗病佳及可調節飼養成本的特殊特性，意外地保育臺灣本土黑豬。

五、討論與分析

1997 年口蹄疫情後，屏東縣豬隻因罹病而撲殺並減養，1998 年頭數較 1996 年大幅減少 44%，為 140 萬頭，內埔也減少了 46%，養豬頭數由 20 萬 551 減為 10 萬 9,505 頭，之後歷年在屏東縣養豬頭數所占比率仍維持在 6.67%-7.78% 間，

⁷⁶ 曾班長退伍後，於 1986 年協助父親的白豬場，1988 年才分開獨立，成立白豬一貫場；謝家東寶牧場成立於 1975 年，1991 年政府輔導養豬場辦理牧場登記證，當時內埔豬農對政府政策均仍持觀望態度，認為投資金額太高，要承擔的風險太大，但東寶仍投資 300 萬元改善相關設施，正式登記成立。

養豬頭數維持在 10-12 萬頭。⁷⁷ 以上資料顯示，內埔的養豬事業隨臺灣養豬事業起伏而變化，特別是面對口蹄疫情，變化幅度大於臺灣整體的變化幅度；內埔 1998 年養豬頭數較 1996 年大幅減少 46%，而臺灣養豬頭數減少 39%。但之後的變化幅度就較小（如圖六），例如 2002-2006 年，內埔的養豬頭數大致維持 12 萬頭。這段期間，對外面臨加入 WTO 壓力，對內面臨更嚴格的放流水標準等多項環保要求；為解決養豬污染問題，豬農加重生產成本，但未明顯影響內埔豬農養豬意願。除黑豬肉銷售價格較一般白豬肉高，利潤較好，且政府為因應 WTO 衝擊推行黑毛豬認證，期以優良黑豬肉對抗進口白豬肉；⁷⁸ 內埔 2005-2006 年，養豬頭數還從 12 萬 7,222 升到 13 萬 0,972 頭；2002-2006 年，臺



圖六 臺灣養豬頭與內埔養豬頭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地區養豬頭數調查報告（1971-2012）〉。

⁷⁷ 鍾文彬，〈畜牧與獸醫〉，頁 195-199。

⁷⁸ 呂秀英，〈超級市場影響消費者購買黑豬肉之因素分析與相關性檢定〉，頁 131。

灣養豬頭數由 67 萬頭，緩慢增加至 2005 年的 71 萬頭後，便節節下跌，2012 年跌到谷底，只剩 60 萬頭。由於國際穀價自 2007 年開始高漲，臺灣養豬業界努力調適高成本的產業變化，2008 年臺灣養豬頭數較 2012 年減少 6.8%；至於內埔的養豬頭數 2008-2012 年始終維持在 10 萬頭左右；2008 年較 2012 年只減少 1.5%。臺灣的養豬頭數在高飼養成本下逐步減少，而屏東六堆地區以餵水飼養本土黑豬，減少對飼料的依賴並提高抗病力，調適高成本的市場變化，藉此永續經營本土黑豬產業。以下，分四個部分探討客家人如何在傳統養殖文化中尋找產業利基。

（一）傳統黑豬祭祀文化與特殊熟成風味延續六堆客家族群 飼養本土黑豬傳統

過去客家人養豬，除作為家庭副業和肉品來源，每年盛大的祭祀活動更是促使家家戶戶養豬的主因。年節祭祖、敬神要準備「豚肉成方」，⁷⁹一般俗稱「一料豬肉」，即帶皮的長條狀豬肉一塊，是由豬背的里肌往腹脅部位切出，視為「有頭有尾」，靠近豬背中心的肉即可為豬頭的部位。⁸⁰客家人「完神」（還神）則講究用全豬祭拜，且為體表黑色的公豬。達一定年齡者或幼兒難養育者，在其生辰日或某一吉日向神明「起神」許願，祈求健康無病；通常在作壽時或結婚前，以全豬進行「完神」，即為感謝天公至今平安無事之儀式。時至今日，豬農如溫班長、謝班長，會在前一年挑選自家豬場體型優美的黑豬公，特別照顧豢養，若今年豬價平穩上升，則以黑豬公還願作為酬神供品。一般民眾也會到養殖本土黑豬的豬場，挑選仔豬，完神、結婚前拜天公用黑豬公才能展現足夠誠意，慎重者挑選好還要擲筊請示神明；溫班長表示，還願就是要用神豬，豬的體型要漂亮，不可有雜色毛，不可損傷破相，或被剪去尾巴，因為要「有頭有尾」，婚姻才會幸福。過去傳統的老一輩婚事談妥，便會在家豢養兩頭豬，養大了在結婚前一天宰殺祭拜天公，並作為宴客的佳餚。現在年輕的一輩，到豬場選好仔豬，可帶回家飼養，沒時間或地方養豬者，也可留在

⁷⁹ 李秀雲，〈禮式總論〉（屏東縣竹田鄉頭崙村寫本，1930）。本資料由李籐福先生提供。

⁸⁰ 李鍾德娣女士口述：「一料，不要說切斷來，拜拜的豬肉要長長切下來，不要切一截，頭上不要給人切掉。」2012 年 8 月 13 日，於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

豬場繼續代養，直到時機成熟，再送至屠宰場宰殺。

祈福、還福是客家聚落重要的祭祀活動，還有天公生日（農曆二月初二）的前一晚，村民集資準備全豬（黑豬）、全羊（黑羊）各 1 隻，祭拜天公，架放在大圓桌上並留一小撮頭、尾毛，除表示為剛宰殺的生牲，更證明屠宰的是無雜毛的本土黑豬。直到現在，六堆忠義祠的春、秋祭典，仍以本土黑豬獻祭，北部義民廟也以黑豬進行神豬比賽；為贏得比賽，有些桃、竹、苗地區的豬農會專程到內埔客庄的仔豬場，挑選骨架精實的仔豬，運回北部細心飼養。美濃區也有專門飼養本土黑豬和黑羊的農場，供應當地婚喪喜慶祭祀的牲體，⁸¹ 臺灣本土黑豬在客家地區飼養，實與客家人保留傳統的風俗有關。

約在 1911 年，折田猛輔就瀾濃種豬來歷訪查當地耆老，有「我等先祖往昔自廣東省嘉應州移居而來，其後多次因參拜祖廟行止故地，當時曾挑選良種攜回養殖」之陳述，⁸² 說明清末客家人返回原鄉參加祭祀時，不遠千里迢迢引進瀾濃種豬。現已無法查證這項說法的真實性，但這項傳說更證明黑豬在客家人心中的神聖性；另外，引進黑豬也是客家人對「黑豬風味」的堅持，使臺灣本土黑豬在客家庄保存下來。溫班長表示，食用黑豬肉是一飲食傳統，對「黑豬風味」十分堅持；他說，本土黑豬的養成較白豬多半年，肉質熟成度高，老一輩的客家人更覺得吃餵水的黑豬，風味比吃飼料的好。曾班長表示：「吃餵水的豬，豬肉比較紅。」謝班長也認同此說，並以為本土黑豬的味道很甜，較無白豬的肉腥味。溫班長則說：「黑豬肉的瘦肉纖維很嫩，入口不會柴柴的，豬肉的脂肪厚且分布均勻。」在飲食習慣上，豬肉是客家人非常重要的食材，從豬頭到豬尾，無一不吃；由爇豬肉和豬油渣足以窺知客家人何等喜好豬肉，甚至宴客的「四爇四炒」⁸³ 也充分利用豬內臟，料理成豬肺炒鳳梨、酸菜爇豬肚、豬肝炒韭菜等，這些具族群特色的菜餚更成為一般消費者嘗鮮、體驗客家菜的飲食選項。

⁸¹ 李鍾德娣女士口述，2010 年 3 月 31 日，於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

⁸² 折田猛輔，〈桃園豚に就て〉，頁 30-31。

⁸³ 客家飲食裡知名的四爇四炒就是全豬料理代表，「四爇」是指酸菜爇豬肚、爇臘肉、排骨爇菜頭、肥腸爇筍乾；「四炒」則為客家炒肉、豬腸炒薑絲、豬血炒韭菜、豬肺黃梨炒木耳。參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2005 客家美食嘉年華輯錄》（臺北：該委員會，2005），頁 19。

表三 不同品種豬隻組合之肉質品評比較

項目	藍瑞斯豬	畜試黑豬一號	臺糖黑豬	民間大黑豬	民間土黑豬
風味	2.04	2.60	2.80	2.44	2.79
嫩度	1.96	2.80	2.80	2.07	2.82
多汁	1.92 ^b	2.40 ^{ab}	2.80 ^a	2.08 ^{ab}	2.36 ^{ab}

註：a,b 表示同列各平均值間差異顯著 ($p < 0.05$)。

資料來源：吳繼芳、金悅祖、徐榮男、黎漢龍、鄒會良，〈商品化黑豬品種組合對生長性能和肉質特性之影響〉（臺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200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子計畫六」，NSC92-3111-P-061-003-Y21，頁53。

呂秀英調查在超級市場會購買黑豬肉的消費者，其對黑豬肉的評價為「比較沒有臭腥味」、「口感很有彈性」、「肉質柔軟」，以及感覺較有甜味。⁸⁴ 根據一項國科會研究計畫顯示，以三品種雜交白豬和國產黑毛豬（Domestic black pig, DBP）的里脊肉與梅花肉，以九分制作感官品評（Sensory evaluation）評分，發現國產黑毛豬之里脊肉及梅花肉，在嫩度、多汁性、風味及總接受度，均有較高的評分。⁸⁵ 另一項實驗研究結果也顯示，以藍瑞斯豬、畜試黑豬一號、臺糖黑豬、民間大黑豬、民間土黑豬所做的肉質品評，如表三所示，發現黑豬肉在風味、柔嫩度及多汁性三方面，均獲較高評價。⁸⁶ 由此可知，黑豬肉確實比白豬肉好吃，因此牌價較高；一般消費者因黑豬肉確實好吃，仍願意以較昂貴的價格購買。

（二）本土黑豬對飼料的依賴低與較高抗病力延續其在屏東六堆地區的種原

在內埔毛豬產銷班的個案中，口蹄疫後飼養本土黑豬仍採傳統農家副業經營的型態，因為是副業，變化帶來的衝擊較緩和，家戶可放棄某種副業，其基本生活不致受到嚴重威脅。同時，因其成本較低且為業餘性質，一旦市場價格

⁸⁴ 呂秀英，〈超級市場影響消費者購買黑豬肉之因素分析與相關性檢定〉，頁130。

⁸⁵ 吳勇初、鄭智翔、林德勳、楊雲翔、黃至雅，〈國產黑豬產品特色化之研究〉（臺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200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子計畫一」，編號：NSC 92-3111-P-061-003-Y21，頁1-12。

⁸⁶ 吳繼芳、金悅祖、徐榮男、黎漢龍、鄒會良，〈商品化黑豬品種組合對生長性能和肉質特性之影響〉，頁46-53。

穩定且獲利佳，農民可在市場搶得優勢，迅速增產繁殖。⁸⁷ 隨著養豬副業生產的比重日增，加上種植檳榔等農作已無利潤，⁸⁸ 或工廠收入亦入不敷出，養豬收益成為主業，從而大大加快了區域市場的形成。

客家移民引進中國系家豬種豬，也將傳統養豬方式一併帶入臺灣；經濟地理學家 Earl Shaw 稱此法為「清道夫飼養 (scavenger feeding)」，以人們用剩的食材、牧草或農作物副產品為飼料。Shaw 認為，在人口稠密的中國農村，糧食供應尚且不足，根本沒有剩餘的糧食餵養牲畜，因此以自家的殘羹廚餘，加上糧食加工的副產品或殘渣餵豬。⁸⁹ 日治時期，小野新市調查臺灣阿緱廳下客家人的養豬方式，即延續傳統中國農民模式，以餽水米糠及殘物殘渣為飼料，養豬採分業經營，以生產仔豬為主，均屬文化經驗和傳承。早期屏東六堆地區一帶的客家人習慣飼養二、三頭本土黑豬，⁹⁰ 除賣給豬販賺取現金、貼補家用，亦在應用「清道夫飼養」的養豬方式。⁹¹ 當臺灣經濟起飛，一般家戶已逐漸將廚餘倒入垃圾桶，但勤儉持家的客家人仍不浪費可用的食物資源，即使農會等農業相關單位大力鼓吹農戶從事生產白豬事業，但大多數客家農民相信白豬吃餽水會下痢，仍在豬舍一角圈養幾頭黑豬，維持傳統餽水養豬的飼養型態，以消耗農地或家庭的廢棄物。

口蹄疫事件後，內埔農民經營黑豬仔豬場，為符合經濟性與便利性，乃充分利用農業副產品和廢棄物。育成肥豬銷售的肉豬場或一貫場，基於市場供給原則，固定向鄉公所、學校、軍隊、企業餐廳等標購或回收廚餘殘羹，還有食品加工廠的副產物，並將標購或回收的餽水再次煮熟。鍋爐是特別訂製的，薪柴則利用建築工地廢棄的板模或果園修剪疏枝的樹皮和木頭，視豬場規模或鍋爐大小，一天或隔天煮食 1 次。以目前飼料價格來看，全飼料飼養肉豬的利潤並不算好，豬場每次運送肉豬到拍賣市場，就有數十萬的現金進帳，但每次飼

⁸⁷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18。

⁸⁸ 阿鴻哥表示：「檳榔要種 4 年才能收成，現有 8 分地的檳榔園，由於檳榔收購價格很低，幾乎沒有利潤可言，外包給別人 1 分地才 1,000-2,000 元，只好任其荒蕪」。

⁸⁹ Earl B. Shaw, "Swine Industry of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14: 4 (Oct. 1938), pp. 385-386.

⁹⁰ 依據日治中期的產業調查，1926-1930 年間內埔每戶平均養豬數為 3.228 頭，參見表一。到中華民國政府時期、1961 年養豬頭數仍維持 3.41 頭，至 1971 年增為 9.79 頭，之後逐年增加。參見鍾文彬，〈畜牧與獸醫〉，頁 195。

⁹¹ 曾純純、朱有田，〈日據時期臺灣農村養豬業〉，《臺灣研究集刊》125（2013 年 2 月），頁 59-60。

料商載進一整卡車的飼料，也是開立金額數十萬元的支票；因此資金調度很大，只要財務週轉失控，極易血本無回。但以餵水飼養肉豬，依照目前市場價格，每頭黑毛豬平均會比白豬多出 1,000-1,500 元的售價；出售肉豬便有大筆現金入帳，扣除極為低廉的飼料費（餵水、菜葉）、燃料費（廢木、棧板）及有限的雇工，所得即為銷豬淨額。內埔豬農表示，長期觀察，白豬售價易受市場波動，忽高忽低，但黑毛豬價格較平穩，至少有固定收益，當地豬農不追求短期收益，重視的是長期盈利的優勢。因此豬農對成本和利潤的計算，是依據對市場交易的長期觀察，⁹² 而非每日的收支狀況。內埔農民養豬當然希望獲利，這是養豬戶為生存所必須，但內埔農民不願承受過高的風險和虧損，捨棄為賺取價格波動的白肉豬養豬模式。

飼養白豬是企業式的經營，通常餵以全飼料，6 個月可達 110-120 公斤，便能出售，講求的是快速和量產。若以相同模式、以全飼料飼養黑豬，約需 7.5 個月才能出售，較白豬飼養期間稍長。⁹³ 內埔的黑豬一貫場與肉豬場，則是在仔豬初期餵食飼料，仔豬後期逐漸改以餵水飼養，直到肉豬出售，體重約 140-150 公斤，約需 13 個月，餵飼時間更長，換肉率也較差。呂秀英在 2003 年以問卷調查方式，探究餵水與完全飼料飼養黑豬之生產成本與利益分析發現：（1）出售仔豬經營模式：養豬戶以完全飼料飼養黑豬一貫場，出售仔豬的經營利潤最低，平均每頭成豬淨收益只有 5 元，非常微薄，但自家勞力若不計入生產成本，則尚可獲利 830 元；（2）一貫場出售肉豬模式：以餵水飼養黑豬一貫場，出售肉豬的淨收益為 1,538.6 元，與以飼料飼養黑豬肉豬場，出售肉豬的淨收益 1,561 元，兩者相當接近，而前者飼料費占生產成本的 35.7%，後者占 66.5%；前者勞力費用占成本的 30.9%，後者占 10%；前者平均飼養 11 個月，後者僅需 7 個月，因此餵水飼養者的勞力投入大，飼養期間長，但飼料費較少，受飼料價格上漲的影響也較小；（3）購入中仔豬生產黑肉豬模式：購入仔豬後以餵水飼養黑豬肉豬場之經營利潤最高，淨收益為 2,408.3 元，其中仔豬購入費占總成本第一位，為 43.3%，不但需要足夠資金，且須承擔後市豬價高低和死亡豬隻的

⁹² Ortiz Sutti Reissig, "Forecasts, Decisions, and the Farmer's Response to Uncertain Environments," in Peggy F. Barlett, ed., *Agri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pp. 188-189.

⁹³ 呂秀英，〈不同經營方式黑豬生產利潤之比較〉，《畜牧半月刊》78:6（2007年6月），頁62。

成本風險。由前述可知，養豬戶出售肉豬為主之經營利潤，優於出售仔豬者，選擇那一飼養階段（或模式）出售豬隻，則視個別養豬戶之風險承擔、資金調度及管理豬場能力等。⁹⁴ 歷來的調查結果，養豬費用中以飼料費為主要支出，⁹⁵ 以全飼料飼養，飼料成本占生產成本之 40-66%左右；以餵水飼養，成本僅為飼料的 1/3-1/2 左右，可節省飼養成本。特別是近年國際原物料持續漲價，養豬業所需的玉米、黃豆粉等穀物飼料原料大都仰賴進口；加上氣候影響穀物收成，以及運輸成本增加及匯率變動，影響飼料價格，導致風險與養豬成本節節升高。

本土黑豬抗病性較佳的說法，未經實驗室檢驗證實。但當地豬農表示，本土黑豬在內埔地帶長期適應選育而成的豬種，是一種比較屬於在地性的物種，與白豬或外來豬種相較，對口蹄疫這種病毒性問題具有一定的優勢，也比較有抗病力；⁹⁶ 加上又耐粗飼，使用餵水可降低飼料成本，豬農也利用餵水的營養成分調整肉豬的成長速度。其次，黑豬的飼養期拉長，自然呈現的肉質風味性狀較好，豬肉的品質與白豬不同，可作一市場區隔。

（三）本土黑豬耐粗性適合六堆客家族群自家勞力為主的小農經營型態

在勞力結構方面，小農以家戶為生產勞力、資源利用及生活消費的基本動員單位，⁹⁷ 過去農村養豬即大部分由村婦或年齡較大的兒童負責。⁹⁸ 內埔毛豬

⁹⁴ 呂秀英，〈不同經營方式黑豬生產利潤之比較〉，頁 63-67。

⁹⁵ 山根甚信、蒔田德義於 1939 年根據大豆餅、甘藷及甘藷蔓配合飼料飼養法之養豬收入計算結果，參見山根甚信、蒔田德義，〈大豆粕養豚飼料化試驗報告（第十報）：18. 甘藷蔓甘藷及大豆粕配合飼養法に據る養豚の收支計算〉，《臺灣畜產會會報》2: 9（1939 年 9 月），頁 243-253。余如桐在 1952 年夏天調查臺灣南部養豬成本及淨益，其中支出部分，仔豬用費占 18%、飼料費 62%、豬舍費 2%、燃料 4%、去勢及藥費 1%、工資 13%，平均每隻肉豬支出 413.08 圓。引自戈福江，〈臺灣之豬〉，頁 63。

⁹⁶ 謝班長曾私下表示：「不覺得黑豬的抗體會比較好，尤其在集約飼養的時候，當然可能會對一些特定性的病毒有抵抗力，因為牠是一種比較屬於在地性的物種，像口蹄疫這種病毒性的問題，可能會比較……，我的經驗啦，會比較有抗病力。」但也有豬農持不同的看法，溫班長的實際經驗指出：「小豬怕吹風，體型小，身體弱，架子豬就比較好養，可以運到苗栗、西螺再繼續養大。……種毛豬，毛病多，體型差，不好養，生長慢」。

⁹⁷ Robert McC. Netting, *Smallholders, Householders: Farm Families and the Ecology of Intensiv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4.

⁹⁸ Bernard Gallin (葛伯納) 著、蘇兆堂譯，《小龍村：蛻變中的臺灣農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頁 72。

產銷班仍以自家勞力經營方式為主，即夫妻檔或父（母）子檔共同管理豬場，以透支自家勞力的方式解決豬場勞力不足問題；只有為節省飼料、燃料等支出，因應拆解薪柴、蒸煮豬食、清洗豬舍的經常性工作，會僱請 1-2 名臨時工。在前述呂秀英的調查裡，以餵水飼養黑豬一貫場和以飼料飼養黑豬肉豬場，出售肉豬的經營利潤每頭均達 1,500 餘元，但餵水養豬需較多勞力，若自家勞力不計入生產成本，則平均每頭成豬可獲利 2,422.5 元。⁹⁹ 黃宗智認為家庭農場投入的勞力和資本均來自家庭，生產效益不一定比僱工式的大農場好，但可透過彈性調整農業生產資本的投入，提高家庭農場獲利。¹⁰⁰ 內埔客家人亦透過投入自家勞力、資本，使豬場經營更具彈性調整生產條件的優勢，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其次，飼養臺灣本土黑豬的農戶仍屬小規模養豬戶，飼養種母豬頭數約在 80-350 頭，夫妻兩人的勞力足以應付；加上豬隻為活體，養豬戶全年無休，不易實施換工，而清洗豬舍、餵養豬隻的技術不高，僱請臨時工是最有效率且風險最低的方式。

獨資經營仍是主要的組織型態，謝班長於 1992 年投入養豬事業、進行擴場，興建廢水處理場，之後再改建豬舍，資金來源是向政府申請青年創業貸款，年息約 0.5%。其他養豬戶擴大經營規模的資金，則以儲蓄、標會、退休金、變賣金飾等方式籌措，也有利用紓困貸款者；養豬戶利用青年創業、紓困貸款、農業專案貸款補貼，可在擔保、利息上得到相當的優惠，但申請人須填寫計畫書，貸款額度也有限；若以土地或房屋抵押取得銀行貸款，貸款成數與可貸金額較高，但以土地抵押融資貸款的平均利率約為 3%-4.5% 左右。客家人以養殖本土黑豬為專業者，大多以自有資金為主，資金不足時則以民間標會支應，農民在投資態度上，沒有僥倖的投機意識，不輕易向金融機構融資借款，也傾向申請政府提供優惠利率的青創貸款或紓困貸款；能夠減少利息支出，便能降低資金的風險，有「多少錢應該做多少事」的觀念。

⁹⁹ 呂秀英，〈不同經營方式黑豬生產利潤之比較〉，頁 63-64。

¹⁰⁰ 黃宗智，〈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75-96。

(四) 六堆客家人以傳統經營與飼養黑豬方式追求短期穩定利潤

在經營組織方面，內埔地區大部分豬農生產架子豬出售，透過活動於農村間的豬販分別議價蒐購後，轉賣給北、中部的肉豬場，繼續肥育肉豬再出售，他們多依賴中間商販完成豬隻的運銷。以餽水養肉豬的肉豬場和一貫場，已建立豬場品牌、信用，肉豬品質穩定，與中間商或零售商約定提供數量，價格更為穩定，更不易受拍賣價格波動影響。¹⁰¹ 這種區分為配種業者、繁殖業者、肉豬飼養者的分業經營組織之根源，除承接中國以清道夫飼養方式的養豬遺緒，也順應臺灣的農業組織、土地狀況、交通情況等因素，再適切調適；¹⁰² 誠如豬農依自家豬隻特性、生產規模，在產業網絡中的人際關係與資訊資源，選擇符合豬場利益的運銷通路和交易市場。至於繁殖業者，亦適應地方性農業組織，再分成數種，有出售剛離乳的小豬，或 2-3 月齡左右的架子豬；育成架子豬出售是六堆客家人由來已久的習慣，俗諺云：「蓄豬無論大，愛緊及時賣」、「畜豬不貪大，好價及時賣」，¹⁰³ 反映客家人量力而為，做事不貪大，追求立即回報。現今內埔地區的養豬戶畜養本土黑豬，也以出售架子豬為主，究其原因，除有固定南豬北運的銷售管道，利潤合理；其次，豬場規模不夠大，面積不足，不適合育成肉豬；再者，飼養肉豬，豬隻大量的排泄物會造成水源和空氣污染，影響鄰近生態環境，經營成本將提高，壓縮農民的獲利空間。仔豬 4 週便可離乳，待價而沽；而肉豬飼養期長達 10-12 個月，將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和飼料成本，販售架子豬能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收益，這也是客家農民飼養本土黑豬的原因之一。

在本土黑豬價格穩定且獲利佳時，屏東縣如長治、萬丹地區的農民紛紛跟進養殖本土黑豬。筆者對閩南籍養豬戶進行訪談做對照，發現閩人早期跟客家人一樣，均在家飼養幾頭黑豬，以補貼家庭的支出，且畜養方式大致相同。

¹⁰¹ 過去因市場機制不完全，養豬戶必須大老遠將豬隻送到北部拍賣，溫班長、曾班長也循此管道，委託貨運行將黑豬運至西螺或苗栗家畜肉品市場交易，因而需繳交拍賣市場的運費、管理費、拍賣費等規費。目前謝班長直接售予桃、竹、苗一帶的大型肉豬場，曾班長則與北部大盤肉商者議價買賣。

¹⁰² 高澤壽，《臺灣の養豚》（臺北：臺灣獸醫學會，1925），頁 6-7。

¹⁰³ 李新男撰述、林茂芳編輯，《美濃客家諺語山歌俚語歌後語》，頁 214、53。

1960年代後期，閩籍養豬戶便不再飼養本土黑豬，改養白豬，其原因據閩籍蘇姓豬農表示，當時政府極力向養豬戶推廣飼養白豬和豬肉外銷市場擴張等因素，刺激養豬業蓬勃發展；加上白豬屠宰率和瘦肉率高的特質，經濟性狀頗為優異，成為全臺養豬戶爭相選擇的種豬。當農民有更多機會選擇可獲利的種豬時，屏東縣閩籍養豬戶全面改養白豬，養豬目的便不再侷限於維持生計。¹⁰⁴ 閩人養豬誠如 Peggy F. Barlett 所言，選擇合適的作物，在市場交易中追求最大利潤，¹⁰⁵ 因而願意在新品種、新技術及經營方法上求新求變，較易接受政府鼓吹的政策，¹⁰⁶ 勇於嘗試新的物種；養豬以量產增加收益，持續改善飼養效率。而客家人傾向維持傳統、穩定扎實的黑豬飼養型態，因此未全面棄養本土黑豬，即使時至今日，臺灣養殖黑毛豬的鄉鎮仍以客家鄉鎮居大多數（如圖二）。

在豬隻飼養型態上，也可發現閩、客族群的差異性。從日治時期殖產局農業試驗場在臺灣各地養豬活動進行的調查，我們分析小野新市 1908-1911 年的養豬調查，發現閩人接受殖民政府獎助、繁殖西洋種豬、生產雜交肉豬、改良豬舍、聘僱工人及購買飼料的態度和意願，均高於客家人。¹⁰⁷ 筆者於 2011 年進行一比較客家族群與非客家族群畜養黑豬態度異同的問卷中，認知量表中「以前養殖的本土黑豬多餵食餵水與農作副產品（蕃薯葉、香蕉莖……等）」項，經統計分析發現，2,196 受試者（客家人 719 位、其他 1,477 位），客家族群平均數 4.29±9.48，其他族群平均數 3.94±1.15，呈現顯著差異（ $p < .000$ ）。¹⁰⁸ 再如上述，客家人飼養黑豬均以全餵水或以飼料搭配餵水，使用副料降低飼養成本；但閩人不論飼養黑豬或白豬，均偏向全飼料，雖然近幾年因飼料成本太高，已有養豬戶改以餵水飼養黑豬，但仍屬少數。以竹田鄉泗洲村李姓豬農為

¹⁰⁴ 閩南籍蘇姓豬農說：「我們農村的人想法就是說，以經濟為主，哪一個養起來比較有經濟價值，他就選那一個」。

¹⁰⁵ Peggy F. Barlett, "Cost-Benefit Analysis: A Test of Alternative Methodologies," in Peggy F. Barlett, ed., *Agri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Rural Development*, pp. 137-160.

¹⁰⁶ 閩南籍洪姓豬農說：「因為黑豬牠生一年，牠沒有辦法，這個換肉率不夠，所以要養白豬換肉率比較好，政府都說進口那個白豬比較好」。

¹⁰⁷ 曾純純、朱有田，〈日據時期臺灣農村養豬業〉，頁 55。

¹⁰⁸ 曾純純、朱有田，〈六堆黑豬產業與客家族群經濟生活的關係〉（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11），「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成果報告書——南臺灣及臺東地區客家文化產業發展與振興之研究暨六堆歷史文化與產業學術研討會：子計畫五」，頁 415-424。

例，由於飼料漲價，前後便差了 4 倍，但賣豬的售價卻仍相同，逼不得已搭配餵水飼養，多少減輕飼料成本。¹⁰⁹ 但長治鄉繁華村李姓豬農仍堅持使用飼料養豬的理由是：「用餵水養豬雖然節省成本，可是它引發後續的疾病比較多，所以整個算下來，反而飼料成本是降低沒錯，可是你投入的醫藥，還有其他的成本是增加的。」¹¹⁰ 因此，不能為節省飼料錢而顧此失彼。閩人不論飼養何種豬，均偏向使用飼料；也較願意將資金投入養豬產業，勇於借貸投資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改養本土黑豬在市場搶得優勢。如萬丹鄉施姓豬農在河川浮覆地飼養黑豬 3,000 頭；內埔鄉陳姓豬農則經營仔豬場、肉豬場共 3 間，有出生後飼養至 50 斤者，有自 50 斤飼養至百斤者，也有自百斤左右再飼養至最後的肉豬者，經三階段才售出至市場；除大規模式發展，也有多段式異地飼養，生產效益大為提升，因此生產利潤仍為閩籍豬農是否願意繼續投資黑豬產業的主要原因。

六、結論

今屏東縣內埔鄉全體本土黑豬養殖戶，其種豬來源，絕大多數為父母或鄰近客家庄農戶飼養黑豬代代繁衍的後裔。臺大研究團隊利用細胞核微衛星標記和粒線體 DNA 之遺傳訊息，證明當地客家人目前飼養的本土黑豬，與桃園豬不同，猜測可能是美濃豬、頂双溪豬及其他在地豬種的雜交後代；因此，可推估這些農民飼養的豬隻多由早期移民遺留的黑豬豬群繁衍而來。訪談資料顯示，內埔農戶即使在白豬養殖產業盛行時，也仍持續在自家農地飼養本土黑豬；雖然管理條件缺乏系統性，單一農戶飼養規模小，本土黑豬在其保守飼養態度下卻被保種下來。內埔毛豬產銷班保存具有獨特遺傳特徵的臺灣本土黑豬，證明是理想的豬種，因其生殖旺盛且多產，性情柔順，熟慣本地風土氣候，耐粗放管理和粗惡飼料。

¹⁰⁹ 閩籍李姓豬農說：「以前我也很反對廚餘，可是你到尾了，你沒有用廚餘維持，真的沒辦法，因為我養到現在，為什麼我只養母豬和小豬，因為現在飼料錢，13 元變 14 元，就嚇死人，以前都 4 元，3 塊多，4 塊，一下漲了 4 倍」。

¹¹⁰ 現年 36 歲的李姓豬農，三年前還是知名大廠的科技新貴；現在他運用自己的專業，透過電腦化管理，經營擁有 150 頭種母豬、專賣仔豬的仔豬場。

屏東六堆地區農民養殖本土黑豬，與傳統中國農民「清道夫飼養」的文化有關，因餽水正好適合飼養此種耐粗食的豬隻。口蹄疫事件前，內埔地區只有少數嘗試者繁殖黑豬，並以傳統農家副業式養豬，利用空閒時間的勞動力，降低市場變化帶來的衝擊和風險，維持家庭經濟的穩定。口蹄疫事件後，因產銷失衡導致豬價暴跌，對臺灣養豬業造成重大衝擊，白豬養殖戶或因豬隻遭感染而被撲殺、停養，或因不符經濟規模、無利可圖，而陸續退出養豬產業。但畜養黑豬符合國內市場需求，¹¹¹ 加上臺灣有特定比例消費者偏好黑豬肉，¹¹² 其在傳統市場的零售價格較白豬肉約高出 10-20%。¹¹³ 由於養豬支出，飼料費占生產成本之大部分，故內埔農戶繁殖黑豬多採用餽水養豬，利用殘羹剩飯、農業副產品、食品加工後剩餘的殘渣廢物，作為降低飼養成本的主要對策，促使當地的養豬生產結構與其它地區產生差異。由於投資成本減少，疫病流行時承受資金壓力較少，比起投入大量資金的大企業養豬，更易於適應經濟環境的劇烈改變。

影響內埔農民飼養本土黑豬意願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受黑豬市場價格的影響；另外，豬種優良、穩定的餽水來源和品質、飼料價格等三項因素，則為其次。當黑豬價格穩定且獲利佳時，農民通常較願意從事黑豬養殖，且改養本土黑豬對農民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們幾乎均承襲家業養豬多年，也傳承祖先留下的土地、豬種，養豬方法和養殖技術，生產設施如豬舍、污水處理設備亦已擴充完備，只是必須考慮資金週轉、市場風險及勞力成本。內埔毛豬產銷班以架子豬戶的模式經營豬場，資本和規模均不大，獲利或虧損端看各豬場的育

¹¹¹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臺灣地區養豬頭數調查報告（1971-2012）〉，2001年11月底調查養豬總戶數1萬3,753戶，飼養總頭數716萬4,605頭，平均每戶飼養521頭；另據本次調查附帶對黑毛豬飼養情況所做調查結果，臺港黑毛豬在養頭數有93萬7,956頭，占總頭數13%，其中以屏東、桃園、臺北等縣較多；2002年11月底調查，臺灣地區黑毛豬在養頭數持續增加，合計有96萬1,581頭，占總頭數14%；據2005年5月底臺閩地區養豬頭數調查報告，黑毛豬飼養頭87.3萬頭，占12.5%。以上數據參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年十一月底臺灣地區養豬頭數調查〉、「畜牧調查統計資料線上查詢系統」，下載日期：2013年2月15日，網址：<http://agrapp.coa.gov.tw/AGS>。數據顯示，2001到2005年之間，臺灣黑毛豬飼養頭數占全臺灣毛豬總頭數的12-14%左右，推估黑豬內的市場占有率約一成，顯示有固定消費群支持。

¹¹² 張秀鑾、鄒會良、池雙慶，〈品種與遺傳改良〉，頁47；呂秀英，〈不同經營方式黑豬生產利潤之比較〉，頁63。

¹¹³ 朱慶誠，〈臺灣黑毛豬產銷策略聯盟之推動情形〉，《農政與農情》116（2002年2月），頁28-31。

種成功率決勝負，育種率高表示種母豬能成功生育較多仔豬；本土母黑豬具產仔數多、離乳重等理想繁殖性狀，可提高配種率，減少死亡率，藉以降低生產成本。以餵水為主要飼料來源，飼養期間長、生長速度慢、飼養過程中健康管理成本低或無須添加抗生素等；吃餵水的黑豬，脂肪熟成度佳，肉質風味良佳，¹¹⁴ 消費市場有其區隔性，加上臺灣經濟日漸發達，消費者對豬肉種類和品質有更多樣的需求，黑豬肉漸為消費大眾喜愛。目前在飼養黑豬有利情況的下，農家養豬意願仍高。

1972-1980 年美國經濟蕭條期間，企業農場因過度依賴機械設備，一旦石油價格節節高漲，即陷入資金週轉困難的窘境；而家庭農場卻因投資保守，對機械依賴性較低，資金借貸率低，得以安穩度過經濟黑暗期。¹¹⁵ 臺灣在 1997 年發生嚴重的口蹄疫事件，喪失外銷市場，並面臨產銷失衡、豬價暴跌的情況。企業化經營養豬場雖具經濟規模、競爭優勢，但相對所受價格風險亦高，只好採取縮減飼養規模作為因應對策。內埔、竹田一帶小規模養豬戶，則依循傳統畜牧方法，選育具繁殖、生長性能佳，又易飼養管理等傳統中國豬特點的本土黑豬，展開近乎閉鎖式的本土黑豬種豬繁殖，此不僅減緩受衝擊的程度，亦使養豬產業得以堅強存續於口蹄疫流行期間。臺灣緊接著在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放豬肉進口之競爭；2006 年後國際穀物價格高漲，生產成本巨幅上揚；臺灣養豬產業再度遭受一波又一波的衝擊。但本土黑豬肉產品具地方風味和產品區隔的優勢利基，農民積極保存本土性地方豬種種原，利用並降低成本，不失為面對競爭而求存活的方法。

¹¹⁴ 呂秀英，〈超級市場影響消費者購買黑豬肉之因素分析與相關性檢定〉，頁 130。

¹¹⁵ Peggy F. Barlett, "The Crisis in Family Farming: Who Will Survive?," in Michael Chibnik, ed., *Farm Work and Fieldwork: American Agriculture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9-57.

引用書目

- 李秀雲，〈禮式總論〉（1930），屏東縣竹田鄉頭崙村寫本。屏東：李籐福先生提供。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調查統計資料線上查詢系統」，下載日期：2013年2月15日，網址：
<http://agrapp.coa.gov.tw/AGS>。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資料查詢」，下載日期：2013年2月15日，網址：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 屏東縣政府，〈93年度統計要覽（第55期）〉，下載日期：2013年11月11日，網址：
http://www.pthg.gov.tw/tw/PublicInfo_Detail.aspx?s=653&n=10865。
- 屏東縣政府，〈99年度統計要覽（第61期）〉，下載日期：2013年11月11日，網址：
http://www.pthg.gov.tw/tw/PublicInfo_Detail.aspx?s=2128&n=10865。
- 〈飼料玉米價格 飆漲逾倍〉（2007），《飼料營養雜誌》6: 108，「茂群峪畜牧網」，下載日期：
2013年12月1日，網址：<http://www.miobuffer.com.tw/fnm/199606/14.htm>。
- Bernard Gallin（葛伯納）（著）、蘇兆堂（譯）
- 1979 《小龍村：蛻變中的臺灣農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山根甚信、蒔田德義
- 1939 〈大豆粕養豚飼料化試驗報告（第十報）：18. 甘藷蔓甘藷及大豆粕配合飼養法に據る養豚の收支計算〉，《臺灣畜產會會報》2(9): 243-253。
- 內埔庄役場（編）
- 1931 《內埔庄產業大要》。高雄：內埔庄役場。
- 1936 《潮州郡內埔庄勢一覽》。高雄：內埔庄役場。
- 戈福江
- 1952 〈臺灣之豬〉，《臺灣銀行季刊》5(2): 50-66。
- 加藤浩
- 1943 〈臺灣の畜産と南方圏〉，收於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18年版》，頁125-144。東京：國際日本協會。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
- 2005 《2005客家美食嘉年華輯錄》。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朱慶誠
- 2002 〈臺灣黑毛豬產銷策略聯盟之推動情形〉，《農政與農情》116: 28-31。
- 吳勇初、鄭智翔、林德勳、楊雲翔、黃至雅
- 2004 〈國產黑豬產品特色化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子計畫一」，編號：NSC 92-3111-P-061-003-Y21。臺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 吳繼芳、金悅祖、徐榮男、黎漢龍、鄒會良
- 2004 〈商品化黑豬品種組合對生長性能和肉質特性之影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子計畫六」，編號：NSC 92-3111-P-061-003-Y21。臺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呂秀英

- 2007 〈不同經營方式黑豬生產利潤之比較〉，《畜牧半月刊》78(6): 62-68。
2010 〈超級市場影響消費者購買黑豬肉之因素分析與相關性檢定〉，《臺灣銀行季刊》61(1): 130-154。

志賀格（編）

- 1924 《潮州郡勢要覽》。高雄：志賀格。

折田猛輔

- 1922 〈桃園豚に就て〉，《臺灣農事報》193: 29-33。

李一泓、吳宗育、黃靜瑩、王旭昌、姜延年、朱有田

- 2007 〈以微衛星標記鑑定臺灣黑毛豬與桃園豬蘭嶼豬及外來種豬遺傳組成之關係〉，《中國畜牧學會會誌》36 增刊: 139。

李芃蓁

- 2010 〈六堆客家人與臺灣本土黑豬之文化建構〉。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啟成

- 2001 〈土壤與生態〉，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自然環境篇》，頁 67-76。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李登元

- 1974 《家畜各論》，下冊。臺北：國立編譯館。

李登輝

- 1956 〈臺灣毛豬價格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8(1): 179-209。

李新男（撰述）、林茂芳（編輯）

- 2010 《美濃客家諺語山歌俚語歌後語》。高雄：美濃鎮公所。

岡田寬治

- 1915 〈臺灣の養豚事業〉，《中央獸醫會雜誌》28(5): 392-403。

林景和

- 2001 〈後堆內埔鄉農業概述〉，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經濟篇》，頁 38-45。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屏東縣政府（編印）

- 2001 《屏東縣統計提要（1950-1999）》，引自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經濟篇》，頁 40-45。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高澤壽

- 1925 《臺灣の養豚》。臺北：臺灣獸醫學會。

張秀鑾、鄒會良、池雙慶

- 2001 〈品種與遺傳改良〉，收於中國畜牧學會編，《畜牧要覽：養豬篇》，頁 29-95。臺北：中國畜牧學會。

陳正祥

- 1950 《臺灣之經濟地理》，臺灣研究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

曾純純、朱有田

2013 〈日據時期臺灣農村養豬業〉，《臺灣研究集刊》125: 55-64。

2011 〈六堆黑豬產業與客家族群經濟生活的關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成果報告書——南臺灣及臺東地區客家文化產業發展與振興之研究暨六堆歷史文化與產業學術研討會：子計畫五」。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曾彩金（總編輯）

2008 《六堆俗諺語》。屏東：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

黃宗智

1987 《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臺北：谷風出版社。

2000 《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

黃瓊慧等（撰述）

2001 《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楊文山（研究主持）、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受託）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溫秀嬌

1996 〈家畜禽種原保存〉，收於溫秀嬌，《大地的饗宴：疼惜臺灣百年的農業成果和文化》，頁30-33。臺中：農世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96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農業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畜產會（編）

1941 《家畜年未現在頭數》。臺北：臺灣畜產會。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編）

1976 《臺糖三十年發展史》。臺北：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1930 《產業調查書：畜產の改良獎勵其の一（豚）》。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蒔田德義

1965 《台灣在來豚桃園種と Berkshire 種との品種間雜種の育種遺傳學的研究》。日本：靜岡大學農學部畜產學教室。

劉昭民

2001 〈氣候〉，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自然環境篇》，頁137-193。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賴永裕、李世昌、黃鈺嘉、吳明哲（合編）

2004 《畜產生物品種資源》。臺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鍾博

1994 〈臺灣地區養豬的過去與現況〉，收於臺灣養豬科學研究所編，《第一屆亞太地區華語養豬研討會專輯》，頁1-18。苗栗：臺灣養豬科學研究所。

鍾壬壽（主編）

1973 《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

鍾文彬

- 2001 〈畜牧與獸醫〉，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經濟篇》，頁 192-249。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鍾彬政

- 2001 〈地理位置和山川地形〉，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自然環境篇》，頁 1-47。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顏念慈

- 2000 〈本土化黑豬的誕生〉，《農政與農情》100: 71-74。

Barlett, Peggy F.

- 1980 "Cost-Benefit Analysis: A Test of Alternative Methodologies." In Peggy F. Barlett, ed., *Agri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Rural Development*, pp. 137-16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7 "The Crisis in Family Farming: Who Will Survive?" In Michael Chibnik, ed., *Farm Work and Fieldwork: American Agriculture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pp. 29-5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Delbert Linn

- 2000 *Multi-site Pig Production*.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Netting, Robert McC.

- 1993 *Smallholders, Householders: Farm Families and the Ecology of Intensiv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w, Earl B.

- 1938 "Swine Industry of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14(4): 381-397.

Sutti Reissig, Ortiz

- 1980 "Forecasts, Decisions, and the Farmer's Response to Uncertain Environments." In Peggy F. Barlett, ed., *Agri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Rural Development*, pp. 177-20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egacies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Indigenous Black Pig Industry in Liouduei Area in South Taiwan

Chun-chun Cheng and Yu-ten Ju

ABSTRACT

According to industrial surveys conducted in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 domestic swine strains of Taoyuan and Meinong in Taiwan were first introduced from the Jiaying region by immigrants of Cantonese origin. Later, the Hakka population also mig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and brought along with them another strain of Chinese swine (*Sus scrofa domestica*), breeding techniques, and business model of animal husbandry. Consequently, swine husbandry developed in and expanded from Taoyuan and Meinong, and the swine reared in these areas became the indigenous breed of Taiwan. However, beginning from 1897, high economic benefits promised by imported foreign strains and interbreeding as well as the adoption of industrialized swine husbandry had led to marked decrease in the domestic strain over the years and gene introgression.

In 1984, the breeding stock of Taoyuan pigs collected from Hakka settlements in Longtan and Zhongli were subsequently preserved and maintained at the then Provincial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i.e., currently the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re breed of Meinong and Dingshuangsi pigs were thought to be lost due to genetic introgressions after 1952, and were thereby excluded from the strains to be preserved and maintained. In 2007, a research done by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unveiled another breed of swine found in Liouduei settlement (mainly in Neipu and Jhutian Townships, where the breeders were mostly Hakka people) possessed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s distinctive from those of the Taoyuan lineage. Moreover, analysis of their microsatellite DNA polymorphisms found them to be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Taoyuan pigs. This special indigenous swine breed with Taiwan characteristics was considered a result of inbreeding between black pigs brought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he local strain.

This study took the Swin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roup of Neipu Township as a case in point to look into the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have driven people in the Liouduei

settlement to continue breeding Taiwan indigenous black pig. Moreover, it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indigenous black pig (whose genetic trait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of the Taoyuan strain) and pigs raised in the Liouduwei settlement,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s swine breeding industr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foot-and-mouth disease (FMD) in 1997, the breeding of indigenous black pig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a sideline to traditional farming by the Hakka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cavenger feeding" convention, swill was the food for swine. With successive outbreaks of FMD in Taiwan, market of pork export almost came to a standstill, and the swine breeding industry was in jeopardy.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is crisis was that the Hakka farmers in Neipu Township modified their breeding practice. First, they abandoned foreign swine breeds and opted for indigenous black pig that could adapt better to the local climate; and second, they combined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ays of swine breeding. Such changes allowed farmers to find the niche within the competitive domestic pork market, enabling them to overcome the harsh challenges resulting from the outbreak of FMD, pork imports and soaring prices of international crops. Taiwan's swine husbandry with "scavenger feeding" practice had drawn attention to the culture of slow food that i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feeding swine with swill. On the one hand, such rearing approach brought together agricultural practi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source recycl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resulted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remedia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black pig.

Keywords: Taiwan Indigenous Black Pig, Scavenger Feeding, Swin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roup of Neipu Township, Foot-and-mouth Disease (FMD), Swine Breeding Industry

